



王文成公全書

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七

文錄四 序 記 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率徘徊咨逡巡而不振因地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己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己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于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

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為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馬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為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為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歎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達其所樂而揆之於其所不歎所以衝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馬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

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沉潜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扒墻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衰而衰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衰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為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闕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予言子以闕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

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扒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志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扒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扒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為奚若陽明子曰可扒學在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

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為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為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

皆以為高矣才人皆以為美矣學人皆以為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籠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為博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為密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備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為行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為靜也可以為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

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辨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為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為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 王中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揚墨周程之際釋老大方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揚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揚墨老釋之思執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

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揚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可學性命之為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為者雖其陷於揚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

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為綴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九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氷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為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

美有若是是以樂為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為職鯁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執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執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剏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脩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為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斷也陶埴也巧壤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之以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巧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

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
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
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
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之蔽
習為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
水也污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
告顏淵克己復禮為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夫已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
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
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
也弗可得已守仁勿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
年疾疫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
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為童子即知棄
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
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
嘗為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

每見其溢於面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
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
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
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為我結廬天台鴈蕩之間吾
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膏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
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
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
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
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
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
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
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棟然有問曰先生以
應子之故望率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
所事於吾周生棟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
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瑩率賜之教陽明子曰
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

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觀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捨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叙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

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群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為二也二則偽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鴈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論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陸清伯澄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庠下之室而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遠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即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執澄則以為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欲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闐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備焉反而求焉俛俛然頽頽然昏教橫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為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

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己為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為日進者與人為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己為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為日進也而氣歎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感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感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俛然

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若月餘告歸陽明子叙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為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發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

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閒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率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為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

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為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為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揀撫書院之興廢為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諭多士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能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為乎然予聞

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徇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憚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剛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為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為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

執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
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
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
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
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
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爾茫無可入因
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
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
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
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
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
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實徑蹈
荆棘隨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
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開嘗
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自以為立異好奇
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

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牾恒疚於
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
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
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
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
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
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
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
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
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
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
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
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
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
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
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梁日孚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躄行而不已朱有不至

而世之君子顧以為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為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漸於支離驚於虛高率以為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為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字携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旻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端日字皆笑而不應莫不竊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字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

心者乎方其昏逸曠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為是也此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為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唁之以為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字者且兩月謂日字既去矣及旋而日字居然以待既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字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字者亦交以是勸日字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子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為有方體乎為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為懼日

乎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奚必恒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于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折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

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文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緣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吏之糟粕而忘其所謂

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王
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
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
墮於空虛濟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
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做像於影響形迹
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
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
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
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
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為之說曰禮
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
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
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
規矩以為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
圓而遂以方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
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
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
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

儀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
吳幼清氏因而為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
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
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
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
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
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為寧國也將以是而
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
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為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
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
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
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
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
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

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
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
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
行功利之徒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
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
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
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
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
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
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
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
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
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
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
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
時有異者乃其氣質章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
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

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
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
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
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
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
顧一倡群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
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
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
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
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為之序予
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
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
矣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
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
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
存其心也是故慄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

其視浮歛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脩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 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為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為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

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推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土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騫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

乘姦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己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脩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宥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脩公之祠而務脩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嘗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為之記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嘯

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夫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為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脩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

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始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人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開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為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教卒歸於克頑鄙倍故允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

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計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或為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髻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擬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為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為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

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為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關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 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

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為止至善

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夫之履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騫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與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與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

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為一家中國之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為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為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秦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為之廟貌規制畧如學宮廷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為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既簡鄉閭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為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備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為三十六楹具

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項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肆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麓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群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官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騫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指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閔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

為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偽矣不雜於人偽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為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為中節之和為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為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未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
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
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
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
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
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
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
為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
主於身謂之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
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
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
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
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
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
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
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

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
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
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
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
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
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
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
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
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
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
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
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
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
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
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
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
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
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

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經經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誦誥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

者是弁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重脩山陰縣學記

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為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為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脩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

者而脩諸其身焉此為師為弟子者之脩學也其
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為學之說則猶
未之及詳今請為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
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
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
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
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
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
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心
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
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
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
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規
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
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
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
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為司徒而教以

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此
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
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
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
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
覺其純繆而畧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闕然指為禪
學而羣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
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
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
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
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
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
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
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
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
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
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
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

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入己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執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驚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為禪而反仇讐視之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為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為蔽而不可遽以為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

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為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為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為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庵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偽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餽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規其長短也掩覆以為默謂之默之誣深為之情厚為之貌淵毒阱狼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偽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誠知耻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款訥於言而敏於行夫

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詎非以為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第立志說 乙亥

子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否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

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為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為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

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燥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

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吻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

甲戌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

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為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為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為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為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

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為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為醉見食者不可

以為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
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
真親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
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
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
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為偏故君子之
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
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
克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已之道也
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已之道矣行其克已之實
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庶後
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
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為之說

謹齋說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
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

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
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為哉謹守其心而
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辯也篤行也皆謹
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
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
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
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
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
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
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把赤子而履春
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
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鴆毒之投於羹
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
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
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
業業而況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合心而外求是
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
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為學之要矣景瑞嘗

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為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子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為君贈

夜氣說 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養苟枯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群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款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脩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遇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備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雖矣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 甲中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賾而索隱辨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

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達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靳為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為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月朔

博約說 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

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為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

體形像也。而以為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皆有其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錯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

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為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利。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八

文錄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叙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為甚害但不

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為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非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為之踈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 某之於道雖亦畧有所見未敢盡以為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為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期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為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為無負乳

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祁生傳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為祁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為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千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為祿仕得為孝乎予曰不得為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為孝乎生曰不得為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為爾惕安爾命毋以

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携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為予言天宇之為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沉潜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為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偽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為弊亦既可觀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為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

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字
之高明其說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
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
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
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
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彛好是懿德
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
人爭快觀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
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為其有虎
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
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
省也 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
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私自自
利之心而自任以為為己濳焉入於隳墮斷滅之
中而自任以為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有以為

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
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起
手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
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
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
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
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
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
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
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
來又復漸流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
為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
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
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為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
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

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畧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矜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矜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耻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為詞章者莫不以其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

徒以枝葉為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為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為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為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

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為難得似非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讒為所動即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為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已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為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為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常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文相沿其說莫知以為非不知裡許盡是私意為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有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為卷

癸未

王生一為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一為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茅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為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為學子曰立志而已問立志子曰為學而

己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為聖人也非有必為聖人之志雖欲為學誰為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為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為志乎故立志者為學之心也為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為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為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允為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善也告之以允為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為善也致其知為善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為不善也致其知為不善之知而必不為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

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為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為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

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為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為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為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為賢人也則其父為賢人之父矣子為聖人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

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為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為子耶抑亦以他人為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子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群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芽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

礎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虚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群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為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為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摶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為子而謙斯能孝為弟而謙斯能弟為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同具而人皆

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
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
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
良知之同然矣聞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
沒溺既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
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
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
矣其季良責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
而意向甚篤然以借計止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
畧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中

子禮為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
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已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
也窒已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已之利而
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已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
忽也去已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已之性
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

知學之可以為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
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備其職平民之所
惡而因以懲已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已
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已之利也警民之
所忽而因以惕已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
已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已之性也暮年
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為學也他日
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
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
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
禮退而求至善之說惘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
知學所以為政而政所以為學皆不外乎良知焉
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
既老且貧規無以為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
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脩其孝弟忠信老
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

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耋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
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產者然其時
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
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
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
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
為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款挽而復之三代嗚
呼其難哉吾為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
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
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嗥嗷
者皆視以為狂惑喪心誠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
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
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為社
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
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 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
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

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
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
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
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
涉若是乎夢星聽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
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
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
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
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
不足也夫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
求為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為踰月之留
亦不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
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啖兒女子欲以是為孝
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為翼下之雛徒使吾心
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
能久留於親側而俟徃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
予曰賢哉處士之為父孝哉夢星之為子也勉之
戢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

使人來計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父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為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及汲焉惟功利之為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遺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為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八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九

別錄一 奏疏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 私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備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 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

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揀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

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閔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址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

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囊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址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

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鋒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實貴實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

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投甲蹄屯違為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棘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第即豪門之宦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伏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憚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

以不庇乎苟矣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於棘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警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指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指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

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
迹或擒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
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
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辦當其
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為
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
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
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
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為
失機養威為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
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
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
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
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今之計惟宜嬰城固
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
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
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

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
牛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
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
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
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
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
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
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
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
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
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
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
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
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
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
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為
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
其微乞 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

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 十五年八月時 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

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

八月奉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

御史審決重囚已行遵奉奏報外切緣臣自去

歲三月忽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灸攻入秋稍愈

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為病根既植當復萌

芽勉強服飲頗亦臻效及奉命南行漸益平復

遂以為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

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峻北上行至

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疴羸日甚心雖戀闕

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既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

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

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

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

聖明竊祿部署未效答於消埃懼遂填於溝壑

蟻之私期待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初志伏望聖恩垂憫乞勅吏部容臣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 正德元年

時官兵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

鏡等上言時事持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

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

上干雷霆之怒者但以鏡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

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

覆以開忠諫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

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

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宜然而

莫敢為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

陛下復以罪鏡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

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
上闕 宗社危疑不制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聰明超絕為念及此寧不寒心况今天時凍
涸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銳等在道或致失所
遂填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群臣紛紛
之議其時 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
晚矣伏願 陛下追收前旨使銳等仍舊供職擴
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
邇人良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
耳目手足也 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
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
僚僭言實罪伏覲 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
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為 陛下一言伏惟
俯垂宥察不勝千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

十年時官
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
有六年中間綵曠之罪多矣通者 朝廷舉考察
之典揀汰群僚臣反顧內省黜檢其平日正合損

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
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 陛下况其氣體素弱近
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
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之所甚耻也淑慝
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 陛
下明燭其罪以之為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
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未減罷歸
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
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十年
八月

頃者臣以 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藁
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綵曠
廢職自宜擯逐以彰 國法疾非所言矣 陛下
寬恩曲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
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
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
後五載蒙犯瘴霧魑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
雖未即死而病勢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

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斂精魂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強中稿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母鞠於祖母今年九十有六老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為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 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永啣犬馬惟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為完人臣齒未甚衰暮猶有圖効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 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邇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 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

見獨異於是乃惟恐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 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 宗社之福哉臣請為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 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遂有所開發 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 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執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 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群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

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蕪息故遂特降 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又遠迎學佛之徒是蓋 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

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器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宗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雖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

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先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於堯

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為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 諱忌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殫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 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十一年十月時陞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

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 天恩赦回

調理皆未蒙 准允龜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

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 恩陞授前職聞

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

復迂踈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

之地猶懼不稱况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

因才器使 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人臣之大

分也臚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

至潰政債事臣一身殘辱亦奚足惜其如 陛下

之事何况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尚爾

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

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悔創

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

崇飾舊惡以誤 國事伏願 陛下念 朝廷之

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

愚不加謫遂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
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啣結臣自幼失慈鞠於
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見為訣去歲
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螻苦切之
情控於 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
哺之私以俟矜尤之 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
觸昧條憲臣不勝受 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
望之至

謝 恩疏 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陞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
勅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非才多病懼不勝任以
致債事當具本乞 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
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 勅諭爾前去巡撫江
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
潮州各府及湖廣柳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
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

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為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 勅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聞報憂懋不遑寧處一面扶疾候 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吏部咨該臣 奏為乞 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致仕事奏奉 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今多事着上緊前去用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 恩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 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疎聊為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閒散尚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 聖旨以多事為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虞於覆餗勉勉蒞事忽已踰旬受

恩思效每廢寢食顧兵糧耗竭之餘加之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瘡痍尚爾一籌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觀况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瘴癘疴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 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為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恩感激

給由疏 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內為宥官去權奸以彰聖德事蒙 恩降授貴州龍場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

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
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
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
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
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到任吏
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
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二十九
箇月零十二日本日准吏部咨蒙 恩陞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
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二
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轄歷俸三十六箇
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
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剿漳浦等處流賊
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為此具本奏 聞

叅失事官員疏

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
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
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

地名崇德屯劄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
信豐龍南官兵相機勦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
縣小河住劄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
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
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
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峰山弩手并該
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
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
并領官兵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
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鈞打手吳尚能等共
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峰山加善雙秀
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剿至十一日
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
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
園屯劄當同各官將兵分布劄定只見前賊一陣
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
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賊出
營分為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招賊首

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瀝頭賊首池大鬚賊首池大安新總弁池大昇共為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為一陣勢甚猖獗平賊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二十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陣禮魴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効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截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過蒙本道親臨該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鏜千戶洪恩統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鬚黃秀魁等從鴉鵲隘越過安遠縣住劄本職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瀝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瑀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

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剿各賊退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肯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瑀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邀其不備若賊猶屯信豐急自龍南直趨瀝頭搗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叅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剿不能相度機宜輕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均為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為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盧鳳捕

盜王簿周政隄備鎮撫劉鏗千戶洪恩地當閩隘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畧不出兵邀擊千戶林節即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瑞承調追襲緩不及事俱屬違法南康縣百長鍾德昇等臨陣不前故違約束先行潰散失誤軍機應合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使楊璋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提督欠嚴但楊璋往來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罪及照廣東龍川縣掌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大鬢等在彼地方為巢却亦不行時嘗巡邏縱其過境劫掠又各不行乘機追捕俱屬故違所據前項失事官負俱屬遵奉 勅諭事理即行提問但前項賊徒擁衆數千變詐百出命雖陽受招撫其實陰懷異圖况其黨與根連三省萬一乘間復出為患必大正係緊關用人隄備之際除將百長鍾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方面軍職另行參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姑令戴罪隄備各自相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仍一面委官

前去信豐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無隱匿別項事情另行奏 奏緣係地方緊急賊情及泰失事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閩廣捷音疏

十二年五月 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胡璉呈會同分守右叅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叅政陳策副使唐澤將領都指揮僉事李胤督據河頭等哨委官指揮徐麒知縣施祥知事曾瑤等呈稱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賊衆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尅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富村至閩竹洋新洋大豐五雷大小峯等處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輝等共計四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燒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湖山拒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劄誠恐

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大溪哨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傘地方卑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前去會剿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覃桓紀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等八名俱被賊傷身死卑職亦被截二鎗勢難抵敵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秋冬會舉夾攻恐生他變通行呈稟間續奉本院紙牌為進兵方畧事脩行各職遵奉密諭伴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依家密差義官曾崇秀庠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路各職統領俱於二月十九日夜啣枚直趨三路並進直搗象湖山奪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間賊徒類皆驍勇精悍猶能凌壑絕谷趨躍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

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黃猫狸游四并廣東大賊首蕭細第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三十三名口其間墜崖墮壑死者不可勝計奪回水黃牛賊銀鎗刀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間餘賊潰散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亦被各賊殺死頭目賴順打手楊緣等一十四名次早各職分兵追剿指揮高偉推官胡寧道亦由大豐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六名口餘賊敗走各又進入廣東交界黃蠟溪上下樟溪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團哨委官指揮王鎰李誠通判龔震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嵩范克起羅招賢等四名餘賊敗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嘯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首從賊犯范興長

等二百三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八十二名口奪回
被虜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等物亦被各賊殺死
老人胡文政一名戕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據
指揮徐麒等呈稱黃蠟溪上下漳溪與廣東饒平
縣并本省永定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
并金豐哨指揮韋鑑大溪哨推官胡寧道等於三
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至黃蠟廣東義民饒四
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出拒戰甚銳
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溫宗富等九
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兵
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擒
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
屬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鉞百戶呂希
良等呈稱領兵追趕黃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
呂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老叔等六
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八名口各另呈解到道轉解
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蒙調官兵
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

擒斬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
五百七十餘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燒燬房
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即今脅從餘黨
悉願携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
部 奏行勘合并巡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
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脅從賊人
朱宗王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
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緣由呈報
到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
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驗委官
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剋期進剿隨奉本院進兵方
畧當即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徒牛皮石
嶺脚隘等處分為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顧不暇望
風瓦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義官
余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剋破
古村未窰禾村大水山栢林等巢生擒大賊首獲
大背劉烏嘴蕭乾文范端蕭王即蕭五顯劉創蘇
塔賴隆等并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

官軍尅期夾攻間探知大傘賊徒潰圍殺死指揮
覃相縣丞紀鏞等情當即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
勢燒巢奔走生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
寨合勢乘險併力拒敵蒙委知縣張戩督同指揮
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口巖等
巢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
箭灌當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顆
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及牛馬賊仗等物各寨賊
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設機險以死
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
水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
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溫
火燒張大背雷振蔡嚴賴英等并擒斬賊犯共一
千四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獲
馬牛賊銀銅錢衣帛器仗蓆紗等物前後共計生
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
名顆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口奪獲水黃牛馬
一百三十九頭匹賊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

十七件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賊銀三十二兩
四錢八分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審
緣由呈報前來卷查先為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
該本部題已經福建廣東總鎮巡按等衙門都御
史陳金御史胡文靜等會議區畫各該守巡兵備
等官欽遵整備糧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剿間臣於
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
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省各官呈稟師期不同
事體參錯誠恐彼此推調致誤軍機當臣備遵該
部咨來事理具開進兵方畧行仰各官協同上緊
密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右叅政等官艾洪等會
呈指揮單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
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寨險惡天氣漸暄
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奏添狼兵候秋再舉備
呈到臣叅看得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
奉節制故遠方畧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遙
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由人
兵貴善用當此挫折各官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

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即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畧火速進剿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叅奏間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叅照閩廣賊首詹師富温大燒等恃險從逆已將十年黨惡聚徒動以萬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劫剽焚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為之騷然臣等奉行誅剿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之安此非 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及照福建領兵各官始雖踈於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克捷論過雖有計功亦多其間福建如僉事胡璉叅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戩才調俱優勞勩尤著伏乞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題 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觀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調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越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為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

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有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鞠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

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賊盜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為 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警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

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己地也夫平良有
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者困征輸之
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
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處城郭
者為之交接在官府者為之閒諜其始出於避禍
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
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
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
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
惠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
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拒攝旬日
而始集約束齋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稱載歸
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
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
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
為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為招撫之媒求之實
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
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

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
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
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
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
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
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
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
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
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
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
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
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
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
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
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
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
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
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

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入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一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無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避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勤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

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勒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中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叅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又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執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感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

伸特 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
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戒臣等
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
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徃拯
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
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徒 陛下乞骸骨
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
敢不為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
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暹死罪於
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攻治盜賊二策疏

十二年五月
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
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中大庾縣報正德十二
年四月內被峯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
續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居
民又據南康縣報峯賊一夥突來龍甸保虜劫居
民續被峯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

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有峯賊一陣
虜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
數又據上猶縣中被橫水等村峯賊糾同逃民四
散虜劫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峯賊與逃民
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虜牽人牛本月十六日
准本縣捕盜王簿利呈牒報峯賊劫打頭里茶坑
等處駐劄未散已聞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
剿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
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
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
往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洲頭等處強
賊池大鬚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
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剿隨據本縣呈
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呈上猶
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
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
等查勘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
御史孫燧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犯

謝志冊等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務期盡絕應該會
同西廣鎮巡官行事照例會施行題奉 欽依
轉行查勘前賊見今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
相度機宜即今可否勦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
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
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
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
必須三省之兵尅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今湖廣已
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江程瑾之伐雖欲
約會夾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綿草木茂盛非
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練武
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撫順其情
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間隙量搗其穴候三省約
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行呈
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叅議黃宏守備
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
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
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

英監瑤陳曰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居謨
陳尹誠簡永廣蔡積慶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
祥劉清才譚曰真蘓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黃金瑞
藍天鳳藍文亨鍾鳴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劉
元滿所統賊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
桂東魚黃聶水老虎神仙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
巢穴相聯盤據流劫三省為害多年贛州之龍南
因與廣東之龍川利頭賊巢接壤被賊首池大鬃
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首黃秀魁賴振祿鍾萬光
王金巢鍾萬貴古興鳳陳倫鍾萬璇杜思碧孫福
榮黃萬冊黃秀珏羅積善王金曹子柰王金柰王
洪羅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鉞陳秀珰陳珪劉
經藍斌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時
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夾攻三次俱
被漏網所據前賊占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頃殺虜
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姦
汙妻女其為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討
所當必加者也今聞廣湖二省用兵將畢夾攻之

舉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無之本道兵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狼兵數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噍類無遺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月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等處打劫備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榔桂等處兵備副使陳彞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東強賊三百餘徒突出攻劫又據宜章所飛報樂昌縣山峒苗賊二千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搜山捉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峯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劫掠及據桂東縣申報強賊一起七百餘徒前到本縣殺人祭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強賊六百餘徒聲言要來攻寨等因各稟報到道看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尚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況榔桂所屬永興等縣原

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為虞伏望軫念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郴州桂陽縣申本縣四面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來賊首龔福全等作耗殺死守備都指揮鄧旻雖蒙征剿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為徑官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付興李王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珊給與衣巾設為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躡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劫正德十一年七月內龔福全張打旗號僭稱延溪王李賓黎穩梁景聰僭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虜民擡轎展打涼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強賊俱乘馬匹千數餘徒出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徑官未窻半月仍前出劫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縣虜捉知縣韓宗堯劫庫劫獄又一起七百餘徒打劫生負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

虎等峒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等縣出劫切
 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目今擒賊萬餘聚集
 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民徬
 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剿等情各備申到
 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
 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
 隄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
 後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
 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
 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
 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
 間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奏看得前項賊徒惡
 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
 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
 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
 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
 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
 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

為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為後先如此亦可以
 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
 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而兒不
 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
 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
 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
 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寃
 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
 十萬日費千金始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
 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
 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
 不戒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
 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
 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
 之杼柚已輕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
 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
 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

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釋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谷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類奏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等日據贛州府龍南縣申總甲王受等呈蒙差各役領兵與同已招大賊首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行至地名湖江背不料黃秀璣反招主令伊弟黃大滿黃細滿等沿途打搶民財放火燒燬民人劉必甫等房屋仍與賊首賴振祿等連謀行劫本役督率兵快人等前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陣殺獲賊首黃秀璣黃大滿黃細滿黃積瑜首級四顆奪獲黃黑旗二面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年四月初九日又有廣東洲頭老賊首池大鬚串同反招賊首黃秀魁陳秀顯等糾眾四百餘徒打劫千長何甫等家本役又率兵夫至地名陳坑水與

賊交鋒殺獲首從賊人陳秀顯等一十二顆奪獲紅旗一面大小黃牛五頭餘賊歸巢去訖及據南安府申據大庾縣監長張德報稱湖廣桂陽縣魚黃峒羣賊首唐飛劍總兵嚴宗清千總賴必等糾眾劫虜當起兵夫追至界首南流拘與賊對敵殺獲唐飛劍嚴宗清首級二顆及南安縣申准縣丞舒富閔羣賊三百餘人出劫當有保長王萬湖等帶領鄉兵擒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名口奪獲黃牛二頭各解報到道審驗明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黃昭呈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有東山猛賊首高快馬等眾突來城外并附近鄉村打劫欲行攻陷南城當即起集鄉兵及打手民壯固守城池及相機與敵射傷賊徒三名各賊退在址城外劄營隨調深峒等處土兵協力奮勇與賊交鋒射傷賊徒二十餘名射死賊徒一十六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十二名口又據捕盜老人梁真等殺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徒一名及據樂

昌縣知縣李增申強賊六百餘徒出劫當集打手兵壯前去截捕到地名雲門寺與賊交鋒斬獲賊級二十四顆生擒賊徒二名奪獲馬七匹又據曲江縣孫總盤宗興等擒獲賊徒一名奪獲馬一匹各呈解到道審驗是實等因并據潮州府揭陽縣申流賊劫長樂海豐等縣黃義官等家隨調兵快行至地名長門徑與賊對敵擒獲賊徒張宏福王本四等一十六名俘獲賊婦二口及據惠州府申准捕盜通判徐璣牒稱流賊一夥約有八十餘徒圍劫新地屯徐百戶等家當督兵快打手追殺至地名馬駿逕擒獲賊徒杜棟等四名殺獲賊級一顆又督總甲鄭全等在地名葵頭障擒獲賊徒張仔等一十二名及千長彭伯璿等率兵擒獲賊徒黃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又有總甲黃廷珠追獲賊徒雷進保等八名俱解赴嶺東道審驗等因及據湖廣郴州等處兵備副使陳壁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廣東苗賊一千餘徒出劫興寧等處當起郴州殺手令閑任千戶

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斬首從賊人龐廣等三十二名顆奪獲賊仗四十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虜人口二百五十名口并據老人劉宣等捕獲賊徒雷克恕等六名俘獲婦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申開報到臣先為巡撫地方事節該欽奉 勅命爾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柳州地方但有賊盜生發即便設法剿捕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府衛所州縣掌印捕盜等官集起父子鄉兵及顧募打手殺手弩手人等各於賊行要路去處加謹防禦遇有盜賊出沒就便相攬截捕獲功呈報以靖地方今據各呈除行各該兵備等官將斬獲賊級閱驗明白發仰象首生擒賊犯問招回報俘獲賊屬并牛馬贓物俱變賣價銀入官與器械俱貯庫被虜人口給親完聚獲功人員照例量行給賞外緣係擒獲功次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添設清平縣治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平樂等處地里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為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人煙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既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壤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壤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壤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

蒙統兵剿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潰黨復興今蒙調兵勦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團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為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即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况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尚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揀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甃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為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寫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

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者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徭寨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興辦難中輟即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留空址待奏准 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慮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

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到臣為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輒咨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旦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畚土雜然並作柔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為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金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豈無有逃避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為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為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群巢於勢為便雖使民甚不款

猶將強而徙之况其祝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為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為者惟縣治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 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未逮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群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為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疏通盜法疏

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准兵部咨行移各該巡撫官員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

要在彼修舉職業若有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聽會官計議奏請等因已經行仰所屬查訪去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等府萬安泰和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閻彭秀連名狀告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課由南雄府曾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贛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願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每十引抽一引閩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在贛州府發賣每十引抽一引願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十引又抽一引疏通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勸合開稱廣鹽止許南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准鹽因怯河道逆流灘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告客商阻塞買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鹽一向未經禁革况廣鹽

許于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統年間為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新例如蒙將廣益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賣萬民幸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汪德進呈近奉勒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理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程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斷橋索以致奸商計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兇器用強越過後雖拏獲數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有投託勢要官豪夾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擔馱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左都御史陳金批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右布政使任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兩淮行鹽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准鹽因而不到商人往往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

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表臨吉三府合無遵照勅諭便宜處置暫許廣鹽得下表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及據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王秩亦呈前事隨該三司布政等官劉果等議得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呈詳批允前來遵照立廠照例抽稅外正德九年十月內准戶部咨該巡撫都御史周南題該本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仍照正德三年題奉欽依事理有引官鹽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表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如有犯者不分有引無引俱照律例問罪沒官又經行仰禁革去後今據前因隨查得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廠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終止共抽過稅銀四萬八百四十餘兩陸續奉撫鎮衙門明文支發三省夾攻大嶺山等處賞功軍餉并犒勞過狼兵官軍土兵口糧并取赴饒州征剿姚源軍前應用及起造抽分廠廳浮橋脩理城池買穀上倉預備賑濟及

遵巡撫軍門批申借支贛州衛官軍月糧等項支
過稅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由北觀之則地
方糧餉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項
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多及查得
近為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轉行議處
停當具由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守備衙門議得
賊首謝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
三省窮克極惡神怒人怨已經呈詳轉達奏 聞
動調三省官兵會剿去後及議得本省動調官兵
以三萬為率半年為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
贛州府庫收貯前項稅銀除支用外止餘二千九
百餘兩又是節催起解赴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
一千六百餘兩但恐不日 命下尅期進剿軍行
糧食所當預虞及查得廣東所奏前項鹽法准行
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
例合無查照先年總制都御史陳金便宜事例一
面行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
為助給一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庶使有備無患

不致臨期缺乏候事少宜另行具題禁止庶袁臨
吉三府居民無之鹽之苦南贛二府軍門得軍餉
之利而閩津把截去處免阻隔意外之變誠為一
舉而三得矣等因已經備由呈奉巡撫都御史孫
燧批看得所議鹽稅既不重累商人抑且有裨軍
餉輿情允協事體頗宜但其至贛州府十取其一
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斟
酌適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
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心悅誠服並無
稅重之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商
賈既通軍餉有賴一舉兩得合遵照欽奉 勅諭
便宜處置事理仰行各道并該府縣遵奉仍禁革
奸徒不許乘機作弊因而瞞官射利擾害地方具
由繳申今照本院撫臨理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
據呈到臣省得贛南二府閩廣候謀盜賊淵藪即
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命下糧餉之費委果缺乏
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聞廣東以府江之師
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計稱貸既多亦皆自給

不瞻恐無羨餘可推着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貧

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建貧民則窮困已

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既已心服公私

又皆兩便庶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

辦臣除遵照 勅諭徑自區畫軍理批行該道暫

且照議施行候地方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支用

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事宜照例仍舊停止外緣

係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

別錄 二 奏疏

議夾剿兵糧疏

正德十二年 七月初五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兵科抄出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秦金題稱會同巡按御史王度督同都

布按三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文恭左布政使周

季鳳副使惲巍等議照湖廣郴桂等處所屬地方

與廣東樂昌江西上猶等處縣徭賊密爾聯絡彼

處有名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武麗文亮蓋友貴

等素恃巢穴險固聚衆行劫先年用兵征剿各賊

漏殄未除遂致禍延今日臣等仰體 皇上好生

之心設法撫處冀圖靖安以成止戈之武柰犬羊

之性變詐不同豺狼之心貪噬無厭陽雖聽招陰

實肆毒今乃攻打縣堡虜官殺人窮兇極惡神人

共憤雖經各官兵擒斬數輩稍懼歸巢緣其種類

繁多出沒尚未可料若非三省合兵大彰 天討

惡孽終不殄除疆宇何由寧謐所據各官會呈乞

要大舉臣等再三籌議非敢輕啓兵端但審時度勢誠有不容已者況彼巢峒既多賊黨亦衆東追西竄此出彼藏必須調發本省土漢官軍民兵殺手人等共三萬負名分立哨道刻期進剿其兩廣南贛仍須各調官軍狼兵把截夾攻協濟大事臣等計算兵糧重大臣處艱難抑且本省兵荒相繼財力匱乏前項合用錢糧預須計處今將應調土漢官軍數目供給糧餉事宜及戰攻方畧開坐具奏該本部覆稱閩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今擢桂猥賊為官日熾既該湖廣鎮巡三司官會議兵不可已要行剋期進剿 朝廷若復猶預不決往返會議必致誤事但七月進兵天氣尚炎况今五月將中三省約會期限太迫再請勅兩廣總督等官左都御史陳金等及請 勅巡撫南贛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各照議定事理欽遵會合行事不許違期失誤及改擬九月中取齊進兵庶三省路遠不誤約會本年五月十一日少保兼太子太保本部尚書王瓊等具題奉 欽依

備咨到臣除欽遵外卷查先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及湖廣郴桂兵備副使陳舜并廣東韶州府各呈申前事臣奉看得前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天討在所必加但近年以來江西有桃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繼以大兵惟恐民不堪命合無申明賞罰容臣等徐為之圖惟復約會三省並舉夾攻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去後今准前因則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金所題夾攻事理既奉有 成命矣臣謹將南贛二府議處兵糧事宜開坐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計開

一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盤據有衆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等處進廣東自樂昌縣進在南安者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所屬惟龍南縣賊

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瀘頭接壤瀘頭係大賊池大鬣等巢穴有衆數千比之他賊勢尤猖獗前此二次夾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夥除之稍易但其倚籍瀘頭兵力以為聲援攻之則奔入瀘頭兵退則復出為害必須廣東兵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一上猶去龍南幾四百里兩處進兵必須一時並舉庶無驚潰之患大約計之亦須用兵一萬二二名今擬湖南康上猶二縣撥兵打手一千二百名大庾縣撥兵打手一千二百名贛州府所屬除石城縣外寧都信豐二縣撥兵打手各一千名其餘七縣撥兵打手三千名龍泉縣撥兵打手一千名安遠縣撥安義民葉芳老人梅南春等龍南縣招安新民王受謝鉞等兵共二千名汀州府上杭縣打手一千名湖州府程鄉縣打手一千名共轄一萬二千之數但廣湖兩省之兵皆狼土精悍賊所素畏勢必偏奔江西江西之兵最為怯懦望賊而潰乃其素習今所

擬調皆新習未練若使嚴以軍法處治庶幾人心齊一事功可成

一兵一萬二千餘名每名日給米三升一日該米三百七十餘石間日折支銀一分五釐一日該銀一百八十餘兩以六箇月為率約用米三萬三十餘石用銀二萬餘兩領哨統兵旗牌等官弁使客合用廩給及賞功犒勞牛酒銀牌花紅魚鹽火藥等費約用銀二萬餘兩通前二項約共用銀五萬兩二府商稅銀兩集兵以來日有所費見存銀止有四千餘兩二府并贛縣大庾南康上猶四縣積穀約計有七八萬石但貯積年久恐春米不及其數見在前銀不足支用就欲別項巨處但恐緩不及事查得江西布政司并各府縣別無蓄積止有該解南京折糧銀兩貯庫未解并一應紙米賦罰銀兩合無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轉行布政司并行各府照數借給應用候事盡之日或將以後抽掣商稅或開中鹽引另為計處奏請補還庶克有濟

一合用本省巡按御史隨軍紀功管理錢糧及
統兵領哨官負除本省三司分守分巡兵備守
備弁南贛二府官負臨時定委外訪得九江府
知府汪贛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
淳惠州府知府陳祥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
縣張戩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
縣知縣黃文驚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
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俱有才名俱各堪以領
兵候 命下之日聽臣等取用臣等竊照卯期
已迫自今七月上旬至九月中旬僅餘兩月中
間合用前項錢糧器仗及擬調兵快應委官員
之類悉皆百未有措又事干各省道途相去近
者半月遠者月餘萬一各官之中違抗推託不
肯遵依約束臨期誤事罪將安歸乞照湖廣巡
撫都御史秦金所奏該部題准事理各官之中
敢有抗違失誤者許臣等即以軍法從事庶幾
警懼事可易集

南贛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管分巡嶺北道副使
楊璋呈據統兵等官南安府知府李敷呈解生擒
大賊首一名陳曰能從賊林果等二十七名斬獲
首級十六顆俘獲賊屬男女十三口及馬牛等物
并開稱搗過未沙坑船坑石圳上龍狐狸朱雀黃
石等賊巢七處燒死賊徒不計其數并房屋禾倉
三百餘間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解生擒大賊首一
名鍾明貴從賊曹能志等二十一名斬獲首級四
十五顆殺死未取首賊一百一十七名俘獲賊屬
男女一十六名口及牛馬驢等物并開稱搗過石
路坑白水洞杞州坑旱坑茶潭竹壩皮袍樟木坑
等賊巢八處燒死賊徒三百四十六名并燒毀房
屋禾倉四百七十餘間贛縣義官蕭慶呈解生擒
大賊首一名唐洪從賊蒲仁祥等六名斬獲首級
并射死賊從一百三十八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
一百二十間及俘獲牛羊器械等物并開稱搗過
長龍鷓湖楊梅新溪等處賊巢四處各緣由到道
隨據統兵官員并鄉導人等各呈稱自本年正月

家本院撫臨以來募兵練卒各賊探知消息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各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遯山寨依奉本院方畧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各哨尅期進剿每巢止有二十三人或四五十人看守巢穴見兵舉火奮擊俱各驚潰間有射傷藥弩即時身死墜於深巖及據縣丞舒富義官蕭慶各回呈止有上猶縣白水峒石路坑二巢南康縣鷄湖一巢險峻巢內賊屬頗多被兵四面放火進攻賊無出路燒死數多天明看視止存骸骨頭面燒毀莫辨以此難取首級等因案照先為緊急賊情事據上猶縣申稱四月間被肇巢賊徒不時虜掠耕牛人口請兵追剿鄉民稍得蔭插今早穀將登又聞各巢修整賊具出劫乞為防遏庶得收割聊生等因并據縣丞舒富及南安府呈大庾縣申同前事該本道查得上猶縣隣近巢穴則有早坑茶潭杞州坑樟木坑石路坑白水峒竹潭川均陰木潭等巢南安縣則有長龍鷄湖楊梅新溪等巢大庾縣則有狐狸坑

船坑禾沙坑石圳上龍朱雀黃石坑等巢多則三五百名少則七八十名合無將本院選集之兵委官統領分枝剿遏等因已經呈奉本院批看各賊名號日漸僭擬惡毒日加縱肆若果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為患害關繫匪輕除密行南韶等府分兵防截外仰該道即便部勒諸軍定哨分委仍密召各巢附近被害知因之人堪為鄉導者前來分引各兵出城之時不得張揚今正當換班之月就令俱以下班為名晝伏夜行尅期各至分地掩賊不備同時舉事分領各官務要嚴密奮勇竭忠以副委託如或推奸誤事及軍士之中敢有後期退縮者悉以軍法從事决不輕貸該道亦要親帥重兵隨後繼進密屯賊巢要害處所相機接應以防不測一應機宜務須慎密周悉仍要嚴緝各兵所獲真正賊徒不許濫加良善等因遵奉統領各兵刻期進剿及加謹防遏今據復呈前因通查得各哨共計生擒大賊首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

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毀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男女二十九名口水黃牛馬騾羊一百四十四頭匹隻所據各該領兵等官所報擒斬之賊數固不多而巢穴已空無可棲身積聚已焚無可仰給就使屯集橫水桶岡大巢將來人多食少大舉夾攻為力已易等因轉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呈稱據南安府并上猶等縣及縣丞舒富各呈申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首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唐洪劉允昌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欲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征勦府江就行乘虛入廣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部勒諸軍酌量賊巢強弱派定哨分選委謀勇屬官統兵密召知因向導引領晝伏夜行刻定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入各賊巢同時舉火併力奮擊務使噍類無遺去後今據前因覆勘得前項賊巢委果蕩平殆盡蓄積委果焚燬無遺獲功解報雖少殺傷燒死實多猖熾之勢少摧不軌之謀

暫阻居民得以秋獲地方亦為一寧此皆遵依兵部申明律例事理仰仗 天威官兵用命之所致非臣之知謀所能及也臣惟南贛之兵素不練養見賊而奔則其常態今各官乃能夜入賊巢奮勇追擊在他所未為可異之功於南贛則實創見之事及照副使楊璋區畫贖理比於各官勞動尤多今夾攻在邇伏乞 皇上特加勸賞以作興勇敢之風庶幾日後大舉臣等得以激勵人心除將獲功人員量加犒賞生擒賊徒監候審決首級梟示俘獲賊屬領養牛馬賞兵有功人員查審的確造冊奏繳外緣係斬獲功次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議夾剿方畧疏

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為緊急賊情事備行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將上猶縣等處賊巢剋期九月中進剿等因遵依隨將本道兵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奏 聞定奪外隨據南安府上猶大庾等縣申稱各縣鄉民早穀將登各巢羣賊修整戰具

要行出劫并據南康縣丞舒富呈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府江就行乘虛入廣流劫乞要早為撲剿等因已經呈蒙本院密受方畧行委知府李敷縣丞舒富等領兵分剿共生擒大賊首陳曰能等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賊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燬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二十九名口水黃牛馬羊騾一百四十四頭匹通經呈報又蒙本院慮賊必將乘間復出行委知府李敷指揮來春等統兵屯南安指揮姚重縣丞舒富統兵屯上猶指揮謝昶千戶林節統兵屯南康各於要害去處往來防剿至七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果復統衆一千五百餘徒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楊鑾等七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賊衆大敗而去八月二十五日賊首謝

志珊又統領二千餘徒復來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龍正等四十二名斬獲首級一百五十七顆賊又大敗而去即今賊勢少挫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泃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壤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壤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剿則老師廢財為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

呈到臣者得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尅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速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速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

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遠絕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茂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為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奉 欽依會兵征勦亦聽隨宜會議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移咨廣東湖廣總督巡撫等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換

勅謝

恩疏

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近准兵部咨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臣奏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欽此備咨到臣本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勅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為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剿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

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
 多地方受禍今因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
 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
 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
 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
 蒙蔽重為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
 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
 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
 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
 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俱欽
 遵外竊念臣以凡庸繆膺重寄思逃罪責深求禍
 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
 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
 明輒敢忘其僭妄為 陛下下一陳其梗槩其實言
 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 陛下特採該
 部之議不惟不加咎謫而又悉與施行不惟悉與
 施行而又隆以新命是蓋曲從試可之請不恐以
 人廢言也 勅諭宣布之日百姓填衢塞道悚然

攻觀易慮以為聖天子明見萬里動察幽微占群
 策之畢舉知國議之有人莫不整懼振發強息其
 暴偽息其奸怯者思奮而勇後者思効而前三軍
 之氣自信群盜之謀自阻所謂舞千格苗運於廟
 堂之上而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酬
 有志者之所耻也冒寵榮而不顧自好者不為也
 臣固讎劣亦寧草木無知不思鞭策以報 知遇
 雖其才力有所難強而螻蟻之誠決能自盡雖於
 利鈍不可逆睹而狝兔之穴斷期掃平臣不勝感
 恩激切之至

交收旗牌疏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准工部咨該本部題稱着得兵部咨開都御史王
 守仁奉 勅提督軍務應合照例給與旗牌以振
 軍威一節既查有例又奉 欽依合無於本部收
 有內給與旗牌八面副就令原來百戶尹麟前去
 交與本官督軍應用務加愛惜不得輕意損壞候
 到先將收領過日期號數徑自奏報查考等因具
 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於本年九

月十六日據百戶尹麟領齋令旗令牌八副面前
來除照數收領調度軍馬應用務加愛惜不致輕
意損壞外緣係交收旗牌事理為此今將收領通
日期緣由并號數開坐具本題 知

議南贛商稅疏 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
巡撫江西地方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備行各道
兵備等官有地方重大軍務益於政體便於軍民
果係應議事件即便條列呈報以憑施行等因隨
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商稅循
環文簿看該府造報冊內某日共抽稅銀若干
不見開有某商人某貨若干抽銀若干中間不無
任意抽報情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于前原其
所自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史倉官義民等項不
惜名節惟嗜貪污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
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
過及被店牙通同客商買求書筭以多作少以有
作無奸弊百端查前項抽分創於巡撫都御史

金澤一則甦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
用題奉 欽依遵行年久及查贛州龜角尾設立
抽分廠建白于總制都御史陳金自正德六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終止共抽過商稅
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七毫五忽
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一應
軍餉俱仰給於此並未奏動 內帑之積亦未科
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
緣贛州之稅正德十一年該給事中黃重奏稱廣
貨自南雄經南安折梅亭已兩稅矣贛州之稅不
無重複已經勘明停止贛河之稅近復大舉夾攻
軍餉仰給全在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
餉無益實惟奸宄是資隨會同分守左叅議黃宏
議照合將南安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
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
其大庾縣顧夫銀兩合該該縣每季具印信領狀
赴道批行贛州府支領支盡香算准令復支如此
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大增合就

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為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脫漏之弊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擾况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軍餉抑且便利客商益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纖毫轉移之間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除臣欽遵節奉 勅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事理將副使楊璋等所議行令該府一面查照施行外緣係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陞賞謝

恩疏

正德十二年十月十日

節該欽奉 勅得爾奏該福建兵備僉事等官胡璉等統領軍兵各分哨路於今年正月十八等日先後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等處巢穴擒斬

首從賊級一千四百二十九名顆及該廣東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統領軍兵分哨並進於今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克破古村箭灌水竹等寨斬賊級一千二百七十二名顆各俘獲賊屬奪回人口頭畜器械等數多賊害既除良民安堵蓋由爾申嚴號令處置有方以致各該官員奉行成算有此成功捷奏來聞朕心嘉悅除有功官軍民快人等待查勘至日陞賞外陞爾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降 勅獎勵爾其益竭心力大展才猷脩明武備多方計畫務使四省交界之區數年嘯聚之黨撫勦盡絕地方永獲安靖斯稱朕委任之意毋或狃于此捷遽生怠玩致有他虞欽此 欽遵臣惟賞及微勞則有功者益勸罰行親暱則有罪者益警近者聞廣之師幸而成功其方畧議於該部成算出於 朝廷用命存於諸將戮力因於士卒臣不過申嚴號令敷布督促之而已曾有何功而乃冒蒙 褒賞增其祿秩錫以金幣臣實不勝慚汗惶恐之至然臣嘗有申明賞罰之奏矣嘗

有願 陛下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勇之風之請
矣臣之微勞懼不免於罪而 陛下曲從該部之
議特 賜優渥之恩者所謂賞及微勞將以激勸
有功也昔人有云死馬且買之千里馬將至矣臣
敢畏避冒賞之戮苟為遜讓以仰辜 陛下激勵
作興之盛心乎受 命之餘感懼交集誓竭犬馬
之力以効涓埃之報臣不勝受 恩感激之至

橫水桶岡捷音疏

十二年閏十
二月初二日

據江西布按二司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
叅議黃宏會呈據一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
督同興國縣典史區澄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
攻破磨刀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桶岡洞
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于上新地寨共十四處
共擒斬大賊首雷鳴聰藍文亨梁伯安等六名顆
賊從王禮生等二百四十一名顆俘獲賊屬并奪
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七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
百七十七間及奪馬牛賊仗等項二哨統兵福建
汀州府知府唐淳呈督同上杭縣縣丞陳東等官

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左溪等巢十一月初一
等日攻破十八磊等巢共十二處共擒斬大賊首
藍天鳳藍八蕪景祥等四名顆賊從廖歐保等二
百六十四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
四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七百一十二間及奪
獲馬牛器械賊銀等項三哨統兵南安府知府李
敷呈督同同知朱憲推官徐文英等官兵於十月
十二等日攻破穩下等巢十二月初三日擊賊於
朱雀坑等巢共八處生擒大賊首高文輝何文秀
等五名擒斬賊從楊禮等三百六十一名顆俘獲
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七十一名口燒毀賊
巢房屋五百七十八間奪獲牛馬賊仗等物及先
於七月二十五等日二次被賊擁眾攻打本府城
池統領本營官兵會同指揮來春馮翔與賊對敵
本職下官兵舍人共擒斬賊從龍正等一百三名
顆來春下官兵擒斬賊從王伯崇等二十五名顆
馮翔下官兵擒斬賊從劉保等一百三十五名顆
四哨統兵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開稱督領

千戶林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鷓湖等巢共九處共擒斬大賊首唐洪劉允昌葉志亮譚祐李斌等共一十名顆賊從王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三三口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間及奪獲牛馬賊仗等物五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郝文呈督領安遠縣義官唐廷華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獅子寨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於上新地寨斬獲首賊藍文昭等三名顆擒斬賊從許受仔等一百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四百一十二間及奪獲牛馬器械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余恩呈統領龍南縣新民王受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流坑等巢共五處擒斬大賊首陳貴誠薛文高劉必深三名顆賊從郭彥秀等一百七十七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九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一十七間及奪獲馬驢器械賊銀等物七哨統兵寧都縣知縣王天

與呈督同典史梁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樟木坑等巢共一處擒斬大賊首鄧崇泰王孔洪等八名顆擒斬賊從陳榮漢等一百三十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七十五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六間及奪獲牛馬賊物等項八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統領上猶縣義官胡述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箬坑等巢共五處擒斬賊從康仲榮等四百一十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九百九十三間及奪獲牛馬賊銀等項及先於九月二十一等日大賊首謝志田等攻打白面寨隨督發寨長廖惟道等擒斬首從賊徒謝志田等三十五名顆九哨統兵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戩呈統領本縣新民等兵於十月二十四日等攻破杞州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西山界桶同等巢共九處擒斬大賊首蕭貴富鍾得昌等六名顆賊從何景聰等二百五十七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五十七名口及奪獲

牛馬器械賊銀等物十哨純兵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呈統領廬陵縣等官兵劉顯等於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寨下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上池等巢二十日擊賊於穩下等巢共十二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葉三等二十名顆賊從王福兒等二百三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八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三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等物中營隨征叅隨等官推官危受指揮謝昶等各呈蒙提督軍門親統各職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龍橫水大巢及蒼背等巢共七處生擒大賊首蕭貴樓等一十四名擒斬賊從蕭容等四百六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四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二間及奪獲牛馬金銀賊仗等項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節奉提督軍門案驗備仰本道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官兵將上猶等處賊巢剋期進剿奏請定奪外本年六月初五日據大庾上猶等縣申并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大賊首謝

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備戰具并造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就行乘虛入廣乞早為撲捕等因備呈本院行委知府李徵等分兵剿捕獲功呈報奏聞訖又經本院行委知府李徵指揮秉春姚璽謝昶馮翔縣丞舒富千戶林節各於要害防遏擒斬功次俱發仰本道紀驗解送本院臬示外隨該本道會同分守叅議黃宏議照江西地方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約會夾攻龍川一縣該與廣東約會夾攻其餘三縣腹心之賊不時奔衝難以上遏合無以次剿捕等因具呈本院移文廣東湖廣鎮巡衙門約會以次攻勦間隨奉本院分定哨道指授方畧將知府邢珣等刻期進剿備仰各道不妨職事照舊軍前紀驗贖畫等因依奉催督各營官兵進攻去後今呈前因除將擒斬賊徒首級俱類送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仍解提督軍門處決并賊級照例梟示被虜人口給親完聚賊屬男女并牛馬騾變賣銀兩收候賞功支

用器械賊物俱發贖縣貯庫外職等議照上猶等縣橫水等巢大賊首謝志珊謝志田謝志富謝志海蕭貴樓蕭貴富徐華譚曰志雷俊臣桶岡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蘓藍文昭胡觀雷明聰藍文亨鷄湖大賊首唐洪新溪大賊首劉允昌楊梅大賊首葉志亮左溪大賊首薛文高誦馮祥朱雀坑大賊首何文秀下閩大賊首蘓景祥義安大賊首高文輝密溪大賊首高玉瑄康永三絲茅壩大賊首唐曰富劉必深長河壩大賊首蔡積富葉三梅伏坑大賊首陳貴誠龍坑大賊首藍通海赤坑大賊首譚曰榮雙壩大賊首譚祐李斌等寔頑兇毒恃險為惡僭擬王號偽稱總兵聚集黨類數千肆行流毒三省攻圍南安南康府縣城池殺害千戶主簿等官流劫湖廣桂陽鄱縣宜春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永新等縣良民子女被其奴戮考屋倉廩被其焚燒道路田土被其阻荒占奪者以千萬頃賦稅屯糧負累軍民陪納者以千萬石其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各又自稱盤皇子孫收有傳流寶

印畫像盡惑群賊悉歸約束即其妖狐酷鼠之輩固知決無所就而原其封豕長蛇之心實已有不可言比之姚源之王浩八華林之胡雪二東鄉之徐仰四建昌之徐九齡均為賊首而奸雄實倍之今則渠魁授首巢穴蕩平擒斬既多俘獲亦盡數十年之禍害已除三省之冤憤頓釋悉皆仰仗朝廷憐念地方之荼毒大興征討之王師并提督軍門指授成算號令嚴明親臨督陣身先士卒以致各哨官兵用命爭先捐軀赴敵或臻是捷擬合會案呈詳施行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倭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即佞調兵剿殺不許踵龍舊弊招撫重為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勒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

行欽此及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看得所
奏攻治賊盜二說合無行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
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
限以時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申明賞罰事宜還
行與王守仁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
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題看得柳桂等處與廣
東江西所轄徕峒密邇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
賊必遁散合無請勅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
會同行事尅期進兵等因節奉 聖旨是都依擬
行欽此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要會同
湖廣江西撫鎮等官各量起兵約會尅期夾剿又
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南贛地方賊情只照
依恁部裏原擬事宜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
官軍設法剿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
官會兵征剿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續准兵部
咨該臣題開計處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
省巡按御史紀功緣由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
都依擬行欽此俱 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行

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取
官軍兵快尅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
并行巡按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舒
富等呈稱各峯賊首聞知湖廣上兵將到集衆據
險四出殺掠倡熾日甚乞為急處等因到臣當將
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泰議黃宏統
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茶
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
岡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
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心而桶
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
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
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為必須先攻桶岡而
湖廣尅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
師期尚遠且以為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
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
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
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事

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鄭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李敦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候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過奔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叅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為諸賊不虞官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為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礮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壘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濟

義民蕭度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砲鉤鑷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葦茅為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為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乘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呼聲震天地指揮謝昶馮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逐破長龍巢破入八面隘巢破先驚頭巢破狗脚嶺巢破菴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為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砲之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皆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王

巢都指揮許清破鷄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邨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龍坑巢縣丞舒富破若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李敦破上西峰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崖填谷而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簽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蹈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陣預於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柵寨為退保之計有復合聚於

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峻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速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早坑巢窩井巢知府李敦守備指揮邨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絳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李敦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守

構指揮卿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
入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
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
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
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足
餉凶歲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
竟以招撫為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
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
壑夤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鑊石可
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
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
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
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
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
拒而不前煩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
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
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者乘其
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

官李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賊
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
入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
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
遲疑不暇為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
龍促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
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戢入葫蘆
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
一日早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
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
餘人據內隘絕壁隔水為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
渡水前擊張戢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戢
右懸崖而下逸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
兩營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
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各軍
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
迎賊又敗然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
勢併擊大戰良久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大巢

破梅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破西山界巢鎖匙
 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
 文定破鐵木里巢破土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
 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太王嶺
 巢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
 虜人口牛馬賊伏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
 尚多是日聞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
 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
 備指揮鄭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礮頭縣丞舒
 富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
 使楊璋巡行礮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
 餉又使知府季數分屯甯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
 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
 遺漏之賊而使叅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以為
 甯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
 湖兵相會夾勦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
 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淳
 又破杉木坳巢破原陂巢破木里巢十一日知縣

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菴巢十三日又破東桃坑
 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巖谷溪
 壑之內鐵餓病殍顛仆死者不可以數於是桶岡
 之賊畧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
 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
 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
 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
 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
 呈稱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
 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季
 數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鷄湖
 等處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各相
 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西
 峯寨苦竹坑寨長河壩巢黎坑巢二十三日守備
 指揮鄭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
 定又追擊于鷄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數擊
 賊於朱雀坑寨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
 屬奪獲賊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廣

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搗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八十名名額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額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賊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徒賊屬牛馬賊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額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去後今呈前因叅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虐焰之熾盛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茲前此亦嘗夾勦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獲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

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 成算以行事循方畧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獸兔之捷實由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冒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勝決於千里之外 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等敢為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覆餗之戮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叅議黃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郊文知府邢珣季敦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叅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姚璽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鷺宋瑤陸墩千戶陳偉高睿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 皇上晉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

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立崇義縣治疏 十二年閏十
二月初五日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叅議黃宏
會呈據南安府知府李敦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
官監生楊仲貴等呈稱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
桶岡關田鷄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
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
罕到其初肇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
史金澤行令安插於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
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
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
藝遊食之人雜處於內分群聚黨動以萬計始漸
虜掠鄉村後乃攻劫郡縣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
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幸奏 聞征
勦蒙本院親率諸軍搗其巢穴擒其首惡妖氛為
之掃蕩地方為之底寧三縣之民歡欣鼓舞如獲
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自聞夾攻消息陸續逃
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為患合無三縣

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為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到
道隨取各縣鄉導千軍營研深查得前項賊巢係
上猶大庾南康三縣所屬上猶縣崇義上保屬湖
三里先年多被賊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大庾縣義
安三里人戶間被殺傷田地賊占一半南康縣至
坪一里人戶皆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總計賊占
田地六里有半隨蒙本院委領兵知府邢珣知縣
王天與黃文鸞親歷賊巢踏勘三縣之中適均去
處無如橫水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地方山水合地
土地平坦堪以設縣隨會同分守左叅議黃宏議
得合無於此建立縣治盡將三縣賊人占據阻荒
田地通行割出緣里分人戶數少查得南康縣上
龍一里崇德一里亦與至坪相接緣至坪三都雖
非全里然而地方廣闊錢糧數多堪以拚作一里
合割併屬新縣其間人戶數少者田糧尚存招人
伯買可以復全縣治既設東去南康尚有一百二
十里要害去處則有長龍西去湖廣桂陽縣界二
百餘里要害去處則有上保南去大庾縣一百二

十餘里要害去處則有鉛廠俱該設立巡檢司查得上猶縣過步巡檢司路僻無用宜改移上保備由呈詳奉批看得橫水開建縣治實亦事不容已但未經奏請須候 命下方可決議兼之工程浩大一時恐未易就今賊勢雖平漏珍尚有且宜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先於橫水建立隘所以備目前不測之虞除委典史梁儀等一面立木柵脩築土城脩建營房外查得橫水附近隘所如至坪鴈湖賴塘等處盜賊既平已為虛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潭不王過步果木鳥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撥守橫水其通賊人戶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水遠守把其不係通賊者量丁多寡抽選編僉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責委屬官一員統領常川守把遇有殘黨嘯聚出沒即便相機剿捕候縣治既立人煙輳集地方果已寧靖再行議處裁損其開建縣治本院親行踏勘再四籌度固知事不可

已但舉大事須順民情兵革之後尤宜存恤仰該道會同分守等官再行拘集地方父子弟多方詢訪必須各縣人民踴躍鼓舞爭先趨事然後興工庶幾事舉而人有子來之美工成而民享偕樂之休仍呈撫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依奉會同奏議黃宏遵照批呈事理先於橫水設立隘所防範不虞及行該府再行拘集詢訪外隨據府縣各申拘集父老到官各交口歎欣鼓舞趨事別無民情不便等因備呈到道覆審無異轉呈到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儒議照前項地方大賊既已平蕩後患所當預防今議立縣治并巡司等衙門懲前慮後杜漸防微實皆地方至計及查得橫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因地名縣亦為相應如蒙 皇上憫念地方屢遭荼毒乞勅該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并儒學巡司等衙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

之所而不敢逃變盜賊強梁之區為禮義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一

別錄三 奏疏

奏疏三

乞休致疏 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臣以菲才遭逢 明盛荷蒙 陛下滌垢掩瑕曲

成器使既寬尸素之誅復冒清顯之職增其祿秩

假以賞罰念其行事之難授以提督之任言行計

聽感激 深恩每思捐軀以效犬馬柰何才蹇福

薄志欲前而力不逮功未就而病已先臣自待罪

鴻臚即嘗以病求退後懼託疾避難之誅輒復黽

勉來此驅馳兵革侵染瘴癘晝夜憂勞疾患愈困

自去歲二月徃征閩寇五月旋師六月至於九月

俱有地方之警十月攻橫水十一月破桶岡十二

月旋師未幾今年正月又復出剿剽賊前後一歲

有餘徃來二三千之內上下溪澗出入險阻皆

扶病從事然而不敢輒以疾辭者誠以 朝廷初

申賞罰之請再下提督之命惟恐付託不効以辜

陛下聽納之明負大臣薦揚之舉且其時盜賊方

熾坐視民之荼毒而以罪累後人非仁也已過其難而遣人以艱非義也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酌非忠也故寧委身以待罪忍死以效職今賴陛下威德 廟堂成算上猶南康之賊既已掃蕩而淵寇殘黨亦復不多旬日之間度可底定決不至於重遣後患則臣之罪責亦既可以少逭於萬一但惟臣病月深日亟百療罔效潮熱咳嗽瘡疽癰腫手足麻痺已成廢人昔人所謂緜弱之才不堪任重福薄之人難與成功二者臣皆有焉伏惟陛下覆載生成不忍一物失所憫臣與病討賊所備嘗之苦哀臣忍死待罪不得已之情念福薄之有限憐疾瘵之無期唯令旋師之日放歸田里豈曰保全餘息尚圖他日之效苟遂丘首臣亦感恩地下能忘銜結之報乎臣不勝哀懇祈望之至

移置驛傳疏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大庾縣峰山里民朱仕球等連名告稱本里先因敵禦董賊正德十一年被賊復仇

殺害本里婦男一百餘命各民驚惶自隳築砌城垣一座撤移城內告申上司蒙給官銀修理三門今幸完成居民無虞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調本里百長謝玉山等五百名前去本府剿賊已獲功次解報未蒙發回今風聞峯賊又要前來復讐但本城缺兵防守乞賜裁革宰屋龍華二隘人夫前來守城其赤口巡檢司缺官就乞委官署掌印信督兵防遏及願出地遷移小溪驛進城城池驛舍俱保無虞等情奉批 嶺北道議處依奉會同左叅議黃宏議將宰屋龍華二隘人夫撥付該城防守該府照磨鄧華空閑合委署掌印信提督該司弓兵并該城兵衆併力防遏其小溪驛遷移峯山城內一節合行該府查勘應否遷移過往使客有無便益南北水路有無適均移驛之費計算幾何緣由呈詳本院奉批去監委官俱准議行移驛事仰行該府作急勘報等因已經行據南安府呈蒙二隘人夫撥付峯山守城行委照磨鄧華署掌赤口巡檢司印信及查議得小溪驛止有人

煙數家孤處河邊且與鷄湖等賊巢相近曾被強賊來驛執虜官吏燒毀公廳見今賊勢猖獗使容輒受驚惶不敢停歇往年亦曾建議遷驛柰小溪人民俱各包當該驛夫役積年射利得慣官吏被其鈐制往往告稱移驛不便况移驛處所雖在城中離河不遠工程所費亦不過四五十兩如此一舉委果水陸俱便不惟該驛可保無虞而往來使客宿歇亦無驚恐等因回報到道覆議相同據呈到臣簿查先為前事已經批仰該道議處回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小溪舊驛屢被賊患移置峯山城內委果相應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相同俯從所請則一勞永逸實為地方之幸

淵頭捷音疏 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一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邾文呈稱統領遠安縣義民孫洪舜等兵於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潭等巢十一日攻破半逕等巢共五處二月二十六日與賊戰於水

源等處擒斬大賊首吳積祥陳秀謙張秀鼎等七名顆賊從陳希九等一百二十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五十六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二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稱督同同知夏克義知縣黃天與典史梁儀老人葉秀芳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方竹湖等巢初九日攻破黃田坳等巢共四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白沙二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芳竹湖等處擒斬大賊首黃佐張廷和王蠻師劉欽等一十名顆賊從黃容等二百六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貳百貳拾二間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知府陳祥呈稱督同通判徐璣新民盧琢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熱水等巢初九等日攻破鐵石障等巢共五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五花障等處二月初二等日與賊戰於和平等處擒斬大賊首陳活鷄黃私閏張玉林等十一名顆賊從李廷祥四百三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百二十

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百七十二間及奪獲器械賊銀牛馬等項四哨統兵南安府知府李敦呈稱統領訓練藍鐸百長許洪等官兵於正月初三等日攻破右坑等巢十一日攻破新田邇等巢共四處二十七等日覆賊於北山又與戰於風門與等處擒斬大賊首劉成珍等四名顆賊從胡貴琢等一百三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五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七十三間及奪獲賊銀等物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余恩呈稱統領新民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推官危壽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泐大巢十一日攻破空背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覆賊於銀坑水等處擒斬大賊首賴振祿王貴洪李全鄒一推等九名顆賊從賴賤仔等三百五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六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一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姚重呈稱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淡方等巢初九日攻破岑同等巢

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烏虎鎮擒斬大賊首謝鑿曾用奇等五名顆賊從盧任龍一百九十九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一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七十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七哨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稱統領義官葉方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泐大巢初十等日攻破鎮里寨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中村等處擒斬大賊首池仲寧高允賢池仲安朱萬林根等十二名顆賊從黃穩等二百一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八哨統兵贛州衛千戶孟俊呈稱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珂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推官危壽攻破上中下三泐大巢初十等日攻破大門山等巢兵六處擒斬大賊首謝鳳經吳宇張廷與石榮等九名顆賊從張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四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七十三間及

奪獲器械牛馬賊銀等項九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統領義民趙志標等兵於正月十一等日攻破旗領等巢共二處二月十四日與賊戰於乾村等處擒斬賊從劉三等一百七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等因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池仲容等突來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富領兵剿捕斬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効義士楊習舉等十名執去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縣暫將各賊招安撥回原巢經歷王祚送出叅將失事知縣王天爵盧鳳千戶鄭鐸朱誠洪恩主簿周鎮鎮撫劉鐘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應剿緣由呈詳轉達具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奉提督軍門紙牌議照上猶等縣賊巢既平廣東龍川縣瀨頭等處賊巢奉有 成命應該會剿其大

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今軍勢頗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搗其不備坐視以待廣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遵奉 勅諭內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事理部勒兵眾分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并知府等官郊文陳祥等統領各授進止方略外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功次及催各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剿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覈實施行等因隨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批行本道先行紀驗明白通候覈實施行依奉督率各省官兵依期進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前項功次俱類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賊犯解赴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器械賊仗賊銀俱貯庫外叅照瀨頭大賊首池仲容池仲宰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盤據一方歷有歲年僭稱王號偽設官職廣東翁源龍川始興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城池殺害官軍焚燒村寨虜殺男婦歲無虛日曾經狼兵夾攻數次俱被漏網是乃衆賊奸雄之巨孽三省群

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手，就擒仲寧、仲安等。一時授首各巢，賊從擒斬殆盡。此皆仰仗朝廷德威，遠播廟堂，成筭無遺。提督軍門賞罰以信，而號令嚴明。師出以律，而機宜慎密。身先士卒，而艱險之不辭。洞見敵情，而撫剿之有道。以是數十年之巨寇，一旦削平。連四省之編氓，永期安輯。呈乞照詳轉達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該本部覆題節奉聖旨：是這地方賊情，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欽此。及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准兵部覆題請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為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亦聽斬首示眾。賊級聽本處兵備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剿殺南方蠻賊見行。

舊例議擬陞賞等因具題奉聖旨：是王守仁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覆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就令差來人賚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功成不限以時。相機攻剿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是欽此。陸續備咨到臣俱經通行撫屬四省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欽遵。并咨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查照外，續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壤於湖柳。在贛州之洲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壤於湖柳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為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未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洲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洲賊乘虛出擾，思有以阻離其黨。臣乃自為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黃

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溫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即池大鬚獨憤然謂其眾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為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為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為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効於是藉其眾五百餘悉以為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容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眾立効意在援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眾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間所以攻勦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

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 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勦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逃所殺傷亦畧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益熾官府無可柰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為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扭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為密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為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龍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為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

回兵自瀨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為臣等實有為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為仲容所脇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偽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偽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為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第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

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亨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瀨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為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放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賚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撒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亦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况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為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

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
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
泃巢恐捏諸賊則別賞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
為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
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
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為拘捕其屬不復為意閏
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
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為樂信以為不復用兵
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
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
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
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
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
搗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
珂等所告狀訊鞠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趨發
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
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
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

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
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
鄭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運入知府李穀兵從信豐
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迳入臣自
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迳直搗下利大巢而
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泃先是賊徒得池
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他已弛備散處各巢至
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
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
我兵聚為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
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
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
芳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
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
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
三泃各哨官兵遙聞三泃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
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
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

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郝文兵
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燾兵遂破布坑巢三
坑巢是日擒斬首徒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
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
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搽賊
兩徃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
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
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
兵破塘舍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
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
兵破中村巢守備郝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八
嶺巢知府季燾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指揮余恩
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
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
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
各擒斬首徒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
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
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

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
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若百數以我兵進
逼賊必奔徃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亦難制
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
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
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
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
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
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
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
始知為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
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
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遯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
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
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
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燾兵
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與其餘奔散殘黨尚三
百餘徒分迹上下坪黃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黏

踪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履與賊戰於平
和初五日復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
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
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
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季數兵
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
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郊文兵
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
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
四路爪探皆以為各巢積惡克狡之賊皆已擒斬
畧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
及遠近村寨一時為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
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
臣遣報効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
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
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
名數遂安挿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
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闖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

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
安况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
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
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
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
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自本年正月初七日
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過巢
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顆次賊首三
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
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器械賊
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賊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
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
四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
御史覈實施行具由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
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叅照
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
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
為桀驁難制益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

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於洲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藉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猿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君臣之迂疎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 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徃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

忌進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掣而押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 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 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敷推官危壽指揮余息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為後勸臣本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瘳痺之疾既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

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添設和平縣治疏

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擬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廣東按察司分巡領東道兵備僉事朱昂會呈據贛州府知府邢珣惠州府知府陳祥呈奉臣案驗據廣東惠州龍川河源等縣省祭監生員耆老陳震余世美黃宸等連名呈稱涑頭岑岡等處叛賊池大鬚等魁首動以百十徒黨不下數千始則佔耕民田後遂攻打郡縣謝玉璘鄒訓等倡亂於弘治之末而此賊已為之先鋒徐允富張文昌繼亂於正德之初而此賊復張其羽翼荼毒三省二十餘年以來乃為三省逋逃之主遂稱羣賊桀驁之魁捉河源縣之主簿虜南安府之經歷綁龍南縣之縣官戮信豐所之千戶肆然無忌規圖漸廣兇惡日增僭稱王號偽建元帥總兵都督將軍等名目雖屢蒙上司動調官兵多方征剿俱被漏網為患今蒙提督軍門親搗賊巢掃蕩殘黨除數郡之荼毒雪萬姓之冤憤若不趁此機會建立縣治以控

制三省賊衝之路切恐流賊復聚禍根又萌切見龍川平和地方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之程其間山林阻隔地里遼遠人迹既稀奸宄多萃查得父老相傳原係循州一川龍川雷鄉二縣後因地方擾亂人民稀少除去循州雷鄉兩處止存龍川一縣洪武初間龍川尚有五十五里其後州縣既除聲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將前項居民盡行殺戮數百里內人煙斷絕自此賊巢日多民居日耗始將龍川縣都圖併作七里迄於近年民遭荼毒遂至此極如蒙憐念於和平地方設建縣治以控制徭洞興起學校以移易風俗及將和平巡檢司改立涑頭屯兵隄備庶幾變盜賊之區為冠裳之地實為保安至計等因據呈到院看得東南地方但係盜賊盤據即皆深山窮谷阻險遼絕之區是以征剿之後其民類皆願立縣治以控制要害敷施政教而漸次化導之故東南再盜安民則

建立縣治亦其一策近該本院親剿泐賊見今住軍九連大山往來泐頭和平等處備閱山溪形勢講求賊情民俗深思善後之圖實有如各役所呈者但開建縣治置立屯所必須分割都圖創起開隘城池宮室之費力役輸調之費未經查勘議處難便奏聞案仰本道即行副使楊璋會同僉事朱昂督同府縣掌印官拘集各該地方鄉老里甲等備勘和平泐頭兩處某處可以建築城池某地宜以添設巡邏某縣都圖相近可以分割某里村寨接連堪以撥補某所巡司可以移鎮某鄉丁戶可以編僉其移民以就田調兵以守隘一應工役所需作何區處再行考求備籍誣誑耆老必求至當歸一具由呈來以憑議處定奪仍呈總督總鎮巡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各職遵依督同龍川縣署縣事主簿陳甫河源縣署縣事縣丞朱燦就近拘集龍川縣通縣并河源縣惠化都里老沙海鍾秀山等與原呈陳震等到職會勘和平泐地方原有二千餘家因賊首池大鬚等作耗內

有八百餘家投城居住尚存一千餘家本峒羊子一處地方寬平山環水抱水陸俱通可以築城立縣於此招回投城之人復業居住分割龍川縣和平都仁義都并廣三圖共三里及割附近河源縣惠化都與接近江西龍南縣隣界亦折一里前來共轄一縣及將先年各處流來已成家業寓民盡數查出責令立籍撥補絕戶圖眼一體當差其和平巡檢司宜立泐頭以控制險阻仍於本縣并龍南縣量編隘夫幾百名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弓兵巡邏使盜賊不得盤據其蓋造衙門大小竹木和平泐頭各山產有俱派本處人戶採辦不用官錢其餘磚石灰瓦匠作工食之費須查支官庫銀兩及差委公正府佐貳官一員清查泐頭岑岡等處田上除良民產業被賊占耕者照數給主外中間有典與新民得受價銀者量追價銀一半入官其田給還管業其餘同途上盜田土盡數歸官賣價以助築修城池官廨之用其龍川縣分割三圖止存五圖在彼路通衝要荅應繁難查得鄰界長樂

縣所屬清化都正與龍川連近乞於該都分割一
圖補轄管轄庶為適均等因又據龍南縣太平等
保里老賴本立等呈稱本縣東南與廣東龍川河
源二縣西南與廣東始興縣連界多深山窮谷向
因各處流賊過境劫掠太平保設有橫岡角嶸二
隘上蒙高沙二保設有牛岡陽陂二隘就於各保
僉點隘夫鄉兵守把後因池大髮等不時出劫各
隘燒毀一空今征剿既平宜將前項隘所修築把
守可保四境無虞及照本縣止有四里半邑小民
寡遜年逋負追併况與龍川縣又係隔省篤遠乞
免分割以甦民困等因各職併行會議得賊平之
後經久良圖誠無踰於添設縣治者今龍川縣里
老人等願於和峒羊子鋪添設縣治及分割都圖
清賣賊田移置巡司量僉隘夫等情俱相應俯順
惟稱又要分折江西贛州府龍南縣附近都圖緣
係兩省地方相隔愈遠未免影射差役兩無歸着
難以准行止該于龍南縣該管圖保修築舊隘其
新興地方係通始興縣要路宜添設一隘各於隣

近地方多僉鄉夫守把及看得修築城池學校倉
場舖舍等項中間有碍百姓田廬稅糧亦該委官
丈量照數除豁相距龍川縣二百里之程該量設
舖舍十處一應工程除大小竹木派令入戶採辦
其餘磚石灰瓦等項物料各色匠作工食俸雜料
計應合委官估計通該銀若干扣除前項田價銀
兩若干餘於惠州府庫相應官銀支給尚有不敷
另行申請合用人工該起龍川縣與河源縣惠化
都氏夫峇應其移置泃頭巡檢司應隸新縣管轄
該司弓兵四十名額數寡少合於龍川縣和平仁
義廣三圖量編四百名龍南縣量編二百名俱令
該縣掌印官編僉造冊分為二班半年一換俱各
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官巡邏遇有盜賊生發即隨
撲獲隘夫限滿亦須該班者交代方還各府州縣
巡捕官俱要不時往來巡點其清賣賊田修築城
池等項俱各委官分投幹辦方得集事再照新縣
里糧數少官員應該減裁且係偏僻之地驛遞不
必添設遇有使客往來總于龍川縣雷鄉驛應付

前項居民被賊殘害瘡痍未蕪加以創縣勞費困苦可矜成縣之日九遇一應雜泛差役坐派錢糧物料等項俱各酌量減省期待三年之後方與各縣一體差科庶幾輿情允愜事體允當等因到道會同僉事朱昂覆議相同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會同 欽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毛鳳議照前項地方實係山林深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閩餘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以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棄而不守斷為狐鼠之窟穴終萃逋逃之淵藪况前此本亦州縣舊區始以縣存而民猶恃為保障後因縣廢而賊遂據以陸梁是又往事之明驗矣當賊猖獗之日 地方父老屢有取復縣治之議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不能今賴 朝廷威德巢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縣治以扼其要害將來之事斷未可知臣等班師之日脇從投招者尚不滿百今未兩月遠近牽引而至且二百矣若縣

治不立制馭闊疎不過一年汎然投招之人必皆復化為盜其時又復興師征剿而復聚長此不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興師征剿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針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將元氣竭絕症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為久安長治之策伏願 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為將來之永圖念事機之不可失衷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等所議特勅該部早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以為得宜乞從所奏并將該設職官印信即與銓選鑄給簡員以省費均地以平徭移巡司以據險要寬賦役以蕪窮民如此則夷險為易化盜為良可計日而效不惟臣等得以幸迨日後之譴責 朝廷亦免再役之勤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三省夾剿捷音疏 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具廣東按察司等衙門整飭兵備監統僉事等官王大用等呈正德十二年九月內具樂昌縣知縣

李增稟稱賊首龔福全高快馬等不時出沒為患近蒙軍門案驗內開三省會兵進剿緣照官兵未到誠恐各賊探知自分必死羣合四出攻劫不惟居民受害抑恐惠及城池議要從宜設法以緩其勢待軍兵到日另行遵奉號令等因本職看得各賊俱係先前大征漏網招亡納叛踪跡詭秘為今之計必先誘其腹心以為我用然後以次剪其羽翼庶以賊攻賊彼勢可孤而我患可保已經呈奉軍門議處設法誘致去後續據知縣李增報稱岐田山賊犯龍貴等十二名天塘賊犯陳滿等十名各挈家赴縣首願擒獲同伴解官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督同龍貴等計誘賊犯蕭緣等六十名十二月初二日陳滿等計誘賊犯李廷茂等二十三名等因及據通判鄒級仁化縣知縣李萇呈稱大賊首高快馬帶從賊一十五名賊婦二口潛住地名癩痢寨深坑結巢藏住隨統民壯兵夫譚志澤等於閏十二月初一日戌時進兵圍寨至初二日早擒捕本賊突出山頭迎敵追至始興縣界各

兵奮勇同前生擒大賊首高快馬即高仲仁從賊三名賊婦賊女各一口及行兇器械并被傷兵夫劉廷琦等開報到道節據知府姚鵬等呈稱督率軍兵夫快抵巢與賊交鋒陸續擒斬首從賊犯李萬山賴永達等一千三百二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七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三名口及賊仗牛馬等物又據知縣李增呈緝得賊首李斌亡命在湖廣烏春山躲住飛報到職當就發遣捕盜老人李攻瓚等星夜潛至地名姜陽峒藏踪緝探始擒本賊餘黨俱各奔逃緣由各開到道叅稱賊首李斌節與高快馬龔福全等糾衆流毒三省屢勞征討各遵奉軍門號令窮追深入一旦就擒各照懸示重賞而知縣李增督兵設策屢有奇功亦合獎勞以勵將來等因倫呈轉報到臣亦據整飭兵備兼分巡嶺東道監統僉事等官顧應祥等呈據領哨通判莫相等呈稱統領漢達官軍民壯打手人等照依刻期進剿上下橫溪闕洞深洞等巢賊黨堅立排柵統衆迎敵殺傷兵夫彼時軍兵協

謀奮勇鬪戰當將各巢攻破陸續擒斬賊犯吳瑄
鄧仲玉等共六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百
九十五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七口及牛馬器械等
物解送前來會審又發兵搜斬賊級一十二顆生
擒賊人三名并俘獲賊屬等項隨據本官稟稱橫
溪大賊首吳玠招集亡命逃住地名東田村深山
結巢即稟蒙監督僉事顧應祥出給重賞指示方
畧密切發兵抵吳玠巢穴四面圍攻被玠等亂用
藥弩射出拒敵我兵冒傷奮勇進剿先用銃箭將
吳玠打倒賊勢少却我兵呼噪大進將吳玠等首
從并賊屬盡數擒斬共十三名顆俘獲賊屬六口
奪回被虜婦女二口陣亡兵夫六口緣由呈解到
道看得賊首吳玠係是稔惡巨寇流劫兩省拒敵
官軍而遁判莫相設法防捕致縛前克應合獎勞
等因備呈開報到臣查得先准兵部咨為地方緊
急賊情事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奎奏該本部覆
題看得榔桂等處與廣東江西諸峒聯絡若非三
省會兵夾攻賊必逃散他處合無請 勅兩廣并

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剋期進兵等因具題節
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續為申明賞罰以勵
人心事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
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軍衛有司設法勦殺
其領兵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
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仍要選委廉能屬官
密切體訪或僉所在大戶量加糧賞或購令賊徒
自相斬捕皆聽爾隨宜處置欽此又准兵部咨為
地方緊急賊情事內開節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稟
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
又據乳源縣稟稱賊徒千餘人在洲頭街流劫及
據湖廣郴州申賊首龔福全高仲仁等雖蒙征剿
黨惡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招撫龔福全給與
冠帶設為徭官高仲仁等給與衣巾設為老人未
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號稱高快馬遊山虎
金錢豹過天星密地峰總兵等官名目正德十一
年七月內流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後蒙撫諭
將高仲仁李斌給與冠帶重設徭官未寧半月一

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虜捉知縣韓宗堯一起七
百餘徒出劫生員譚明浩等家一起六百餘徒從
老虎峒等處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縣出劫
呈乞轉達請軍夾剿等因各報到臣看得前項盜
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身若不速
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等
因該本部覆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大意謂
事權隆重若無意於近功而實足為攻取之幾征
調四集雖可以分咎而不免為地方之累窮究根
本辯析詳明言雖兩端意實有在合無本部行文
就令差來人賚回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
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相
機攻勦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節
經通行各省及各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
勘處調集兵糧尅期攻勦以靖地方續據廣東布
政司等衙門左布政使等官吳廷舉等會呈奉臣
并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
都御史陳金案驗各准兵部咨備行欽遵查勘計

處呈報等因遵依會同都布按三司等官歐儒等
并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王大用等議將應剿賊
巢起調漢達官軍上兵員名分定哨道監統把截
進攻道路及合用糧餉等項備開呈詳隨據監督
兵備僉事王大用等各將進兵機宜呈詳到臣叅
看得兩廣總督總兵等官雖已奉 命行取回京
然軍馬錢糧調度方略悉經區畫會有成案本院
見督官兵征剿涑頭等賊未能親往督戰除分兵
設策督令副使楊璋等四面防截外仰各官查照
原議上緊依期進剿毋得遲疑參錯致誤事機一
應臨敵制度俱在各官相機順應若賊勢難為兵
力不逮或先離散其黨與或陰誘致其腹心聲東
擊西陽背陰襲勿拒一議惟求萬全軍門遙遠不
必一一呈稟反成牽滯又經牌仰上緊相機督剿
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各道呈報前項擒斬首從賊
人賊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
虜男婦五百四名口奪獲器械賊物一百三十二
件把牛馬八十三隻匹總計二千八百八名顆口

隻匹件把行仰各道徑送巡按紀功御史審驗紀錄造冊 奏繳外參照大賊首高仲仁李斌吳玠等荼毒三省稔惡多年敵殺官兵攻劫郡縣即其奸計雖亦不過妖狐黠鼠之謀就其虐焰乃已漸成封豕長蛇之勢今其罪貫既盈神怒人怨數月之間克遂殲殄雪百姓之冤憤解地方之倒懸此皆仰仗 天威廟堂有先勝之算帷幄授折衝之謀賊徒破膽將士用命之所致也臣等獲睹成功豈勝慶幸及照巡按紀功御史毛鳳振揚風紀作勵將士既盡紀驗之職復多調度之方比於常格勞績尤異僉事王大用顧應祥等監統督調備效勁勞懋著經營之略共收克捷之功其都指揮王英歐儒知府姚鵬通判鄒級莫相知縣李增李萼或領兵督哨或追剿防截類皆身親行陣且歷艱難均合甄收善加旌擢伏望 皇上既行大賞於朝復沛軍恩於下庶示激獎以勸後功臣以允庸兼復多病繆膺地方之責屬征調四出不能身親督戰然賴總督諸臣先已布授方略領哨諸將得

以遵照奉行戮力効死竟收完績真所謂碌碌因人成事雖無共濟之功實切同舟之幸除先已具本請罪告病乞休外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辭免陞陘乞以原職致仕疏

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為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陘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寓 勅獎勵欽此欽遵臣聞 命駑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陞水淵切念臣以章句腐儒過蒙 朝廷滌瑕掩垢收錄於擯棄之餘既又求長於短技之間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 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蒞事之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 朝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力弱必致傾價謂其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

議假臣以賞爵 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

以旗牌 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

之任 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

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

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

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

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

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

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洲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

藉兵無挫刃分巡官屬賞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

剿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

始提臣之來蒞事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旗

牌之能號召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提督之

能紀綱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方略之所分

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

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駕駘之馬而

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

而至百里人見其驚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
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陪或十
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
馬其可乎况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
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
伏候 允報庶幾生還歎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
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恐耻苟得其如 朝廷
賞功之典何伏望 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
有濫及收回 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
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 上無濫
恩下無奸賞宣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量能
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 恩懼罪懇
切祈望之至

再議崇義縣治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領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
臣案驗准戶部咨覆題建立縣治以期久安事卷
查先該本道議橫水地方應行事宜開列條款備
呈提督軍門議委南康縣縣丞舒富將大庾南康

上猶三縣機快各點集三百名分作三班專委本
官統領來往巡視如有餘黨復集即便擒拏有功
一體轉達陞賞及於三縣起人夫各一百名分作
三班就委本官不妨往來巡邏兼督採辦木植燒
造磚瓦等役俱經備行本官將開去事宜查照施
行外隨奉提督軍門批據縣丞舒富呈稱依奉前
去橫水建立縣治處所將縣治公廨儒學殿廡堂
齊布按分司及府館旌善申明等亭倉廩牢獄養
濟倉場等房并城中街道帶同地理陰陽魯成倫
等定立向止分處停當已經畫圖貼說呈報外合
用木植督令義官李王璽前去地名左溪關田等
處採運隨拘各項木作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初六
日起于興工即令先將縣治并儒學起造將完各
分司等衙門物料皆備亦皆陸續起造但甃瓦灰
泥等匠工食應該估計不若包工論價庶使工程
易完已經督同備估共該銀一千零七十一兩七
錢九分四釐請給錢糧支用等因批行本道再與
詳審看得所呈修理次第已是停當所議包工論

價亦為有見合行贛州府將大征支剩銀兩照數
支給應用及照衙門既已建立必須城池保障合
無仍行通行計處城牆周圍高闊丈尺工食或先
築土城待後包砌或應一時兼舉就行本官會同
各縣掌印官查照里分糧數多寡均派修築與夫
城門城樓之費一併估修已經備由通行呈奉撫
按衙門依擬施行俱行贛州府照數查發及行縣
丞舒富遵照支散估修外續據縣丞舒富呈稱量
計新縣城牆周圍五百丈即今新築土城高一丈
七尺面闊七尺五寸脚闊一丈若令三縣里甲自
行修築不無延捱必須顧倩泰和縣上工數百先
築土城自七月十一日起工扣至八月終土城可
以通完然後用甃包砌庶得堅久其三縣徵收工
價解給庶得實用并將城門城樓城牆築砌甃石
工食共計估該銀八千四十五兩六錢七分二釐
備由開呈等因奉批仰分巡道再加議看施行查
得大庾等縣共計僅五十二里而估計銀兩頗多
疲弊之民誠所不堪及照大征變賣賊屬牛馬賊

銀二千六百七十一兩四錢九分及本道問過賊罰紙未價銀一千餘兩見在合查商稅銀贖補三百七十四兩八分二釐共四千四十五兩六錢之數先行給發止餘四千兩查將三縣丁糧通融分派責委公正官員徵收監督禁革侵漁騷擾等因備由呈奉提督軍門批役三縣而建橫水似亦動衆勞民建橫水而屏三縣實乃一勞永逸但當疲困之餘務以節省為貴議該并縣最合事宜非獨民賦科擾抑且財獲實用仰悉照議施行仍行各縣痛禁里胥不得侵漁騷擾曉諭居民各宜樂事勸工毋忌既往之患共為久安之圖呈繳依奉遵照查支分派修理去後今照前項縣治學校分司各該衙門蓋造將完而土城扣至八月終亦可完官民住坐可保無虞燒輓包砌計亦不難其街道市廛俱有次第商賈往來漸將貿易緣縣名未立官員未除所轄里分之民心同知趨向所安新民之版籍尚未歸着及照縣治既建凡百草創為縣官者若非熟知地方與凡捕盜安民之術民情土

俗之宜皆能洞曉舉而用之鮮不敗事隨會同江西布政司分守嶺北道左叅政吳大有議得縣丞舒富先因前賊攻圍該縣戮力拒賊得以保全後因大征領哨獲功君多賊首謝志山獨為所獲續委巡視三縣招安新民六百餘名帖然安堵復委督修前項縣治衙門城池半年俱各就緒今委署掌上猶縣事百廢俱興及訪本官存心剛直行事公平歷官已及四年未有公私過犯雖未出身學校經義亦能通曉合無念新縣草創之功百務鼎新之始轉達具奏陞以新縣知縣職事然而陞授正官或于事例有礙合無量授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縣事候數年後地方安妥另行改選庶官得其人事得其理而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據呈到臣查先據副使楊璋參議黃宏會呈上猶等縣羣賊猖獗為害幸蒙提督軍門躬督諸軍蕩平巢穴三縣之民懽欣鼓舞如獲更生但恐大兵撤後餘黨未免嘯聚要於橫水等處建立縣治併巡司等衙門以絕後患實為久安長治之策等因

已經批仰該道重覆查勘無異會同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處議明白各具本奏請定奪去後隨准戶部咨該本部覆題看得添設縣治既該府按官員會議相應依擬合咨提督南贛汀漳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同撫按官會委該道守巡官選委府縣佐貳能幹官員先將添設縣治合用一應材木甄瓦等物料先為措置收買并顧覓人夫工匠價銀逐一估計較處就便興修務使工日就而民力不勞物咸備而財用不乏候城池公宇縣治學校倉廩街道民居吏舍等項粗有規制另為會奏以憑上請定擬縣名及咨吏禮二部選官鑄印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及准兵部覆題議得勘亂於已發固為有功弭亂於未然尤為有見今都御史王守仁與巡撫巡按及守巡官深謀遠慮議建縣治巡司以控制無統之民事體民情俱各順當及先編僉隘夫委官守把事在必行不可猶豫合無本部將開設縣治一節移咨戶部奏請定立縣名速行遵守仍

依所奏添設長龍鉛厰二巡檢司及將過步巡檢司行移吏禮二部選調官員鑄換印信條記并行江西布政司查撥吏役編倉弓兵中間一應事宜悉聽都御史王守仁會同巡撫都御史孫燧查照原擬從宜處置務在事體穩當賊害絕除期副委任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守巡該道一體欽遵施行仍呈撫按衙門知會外今呈前因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該道所呈前項縣治學校分司等衙門蓋造不日通完而城池砌築亦已將備惟稱新縣草創之初百務鼎新必須熟知民情土俗之宜者以為縣官及會訪縣丞舒富才力堪任乞要量陞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一節實亦酌量時宜保土安民之意伏望 皇上憫念遠土凋敝之餘小邑草創之始乞勅該部俯採會議原由再加審察將縣丞舒富量為陞職管理新縣或別行諮訪諳曉夷情熟知土俗剛果有為者前來開創整理庶幾瘡痍之民可

以漸起而反覆之地得以永寧矣

再議平和縣治疏 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據福建布政司呈稱漳州府知府鍾湘開稱正德

十二年四月撤兵之時蒙福建參政陳策副使唐

澤批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及據本縣清

寧河頭社義民鄉老會敦五林大俊等各呈要於

河頭地方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易

風俗改移小溪巡檢司以防禦緩急行仰本職踏

勘隨即呈蒙漳南道兵備僉事胡璉督同本職并

南靖縣知縣施祥等踏勘河頭大洋陂一處堪設

縣治枋頭板一處堪設巡檢司委果人心樂從一

勞永逸議將南靖縣清河寧里二畝新安里三畝

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計一十二圖十班人

戶查揭冊籍割屬新設縣治管攝其南靖縣止有

一十八圖應當里役邑小事繁辦納不前又查龍

溪縣原有一百五十二圖內有二十一都并二十

五圖地方與南靖密邇相應撥補管轄截長補短

里甲便於應當錢糧易於催辦事頗相應轉呈鎮

巡撫按等衙門各具本題奉 欽依准於前項地

方添設縣治及改移巡司衙門其縣名并該設官

吏印信行令布政司徑自奏請給賜銓撥鑄降合

用木石灰瓦等料先儘本府并所屬縣分在庫贖

罰銀兩支給買辦若有不敷從宜處置不許動支

軍餉錢糧及科取小民等因隨即呈委南靖縣知

縣施祥漳平縣知縣徐鳳岐董工興作於正德十

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本職督同各官親到河頭告

祀社土伐木興工至次年五月內據知縣徐鳳岐

呈報外築城梁俱已完備惟表城因風雨阻滯期

在九月工完及據知縣施祥呈報縣堂衙宇幕廳

儀門六房及明倫堂俱各堅完惟殿廡分司府館

倉庫城隍社稷壇亦因風雨阻滯次第修舉期在

仲冬工完又據南靖縣縣丞余道呈稱帶同木石

匠陳思欽等前到漳汀枋頭板地方丈量土城周

圍一百一十大顧募鄉夫春築完固給發官銀砍

辦木植督造巡司公館前廳各一座儀門一座鼓

樓一座後堂各一座各蓋完備惟土城公館巡司

廂房欠瓦暫將茅覆候秋成農隙修舉等因隨於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行令小溪巡檢郭森前去到任前去地方今據各委官員呈報功已垂成勢不容緩照得縣名須因土俗本職奉委親歷諸巢詢知南靖縣河頭等鄉俱屬平河社以此議名平和縣及割南靖縣清寧里七圖新安里五圖共計糧三千九百九石六斗七升四合七勺五抄計一十二里合為裁減縣分一知一典治之原議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地方隔遠民不樂從今議不必分割再照新縣所屬多係新民須得廉能官員庶幾開新創始事不煩而民不擾其學校教官合無止選一員署印先行提學道將清寧新安二里見在府縣儒學生員就便撥補廩增之數其有不足於府縣學年深增附內量撥充補又或不足於新民之家選取俊秀子弟入學使其改心易慮用圖自新及照南靖縣邑小事繁分割一十二里添設新縣辦納愈見不堪合無亦作裁減縣分以一知一典治之又查得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

內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圖共計一十二圖計糧一千六百八十一石七斗七升三勺八勺三抄撥贖南靖縣抵納糧料又照南靖小溪巡檢司既已改立漳汀合改漳汀巡檢司印信奏請改鑄并新縣儒學醫陰陽等衙門俱例該鑄印信緣由俟申到司轉呈到臣卷查先據福建漳南道兵備僉事胡璉呈前事已經查勘無異具由奏請定奪去後續據該道呈備知府鍾湘呈將分割南靖等縣都圖隨近新設縣治管攝以辦糧差并估計過城垣城樓寓舖等項工料銀兩數目及查府庫各項官銀實有一萬餘兩堪以支用要行委官擇日興工築砌緣由俵呈到臣看得到開設縣治既以事體相應已行具奏及令該府一面俯順民情動支銀兩興工外其間分割都圖議估工價一應事務軍門路遠難以遙斷皆須該道及該府親民各官自行查勘的確果已宜於民情便於事體無他私弊即便就行定議以次舉行候奏准 命下之日應奏 聞者若更繁文徃復徒爾遲悞日月無益於

事又經批仰着實幹理仍行鎮守巡按衙門知會
間隨准戶部覆題內開前項情節既該本官勘處
停當具奏前來相應依擬今無本部仍行左僉都
御史王守仁再查無異准於前項地方添設縣治
及改移巡檢司衙門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這添
設縣治事宜各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節經
行仰福建布政司及分巡漳南道轉行該府一體
欽依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着得所呈新設縣治
既已議名平和小溪巡檢司改名漳汀巡檢司及
學校例該一正二副今稱草創之初止乞選官一
員掌管并撥補廩增生員等項俱於事體相應除
行該司徑自具奏外為照南靖縣原係全設衙門
今既分割都圖添補新縣委係邑小費繁似應裁
減止用一知一典已足敷治又龍溪縣一百五十
二圖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都五圖共計十一
二圖撥隸南靖抵納糧差揆於事體頗亦均平伏
望 皇上俯順下情乞 勅該部議處裁撥庶幾
量地制邑得繁簡之宜而興事任功從遠近之便

緣係裁減官員及撥都圖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再請疏通法疏 十三年十月
二十二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備
贛州府呈蒙備仰本府即將正德十二年正月
至九月終止抽過稅銀及上猶龍川兩次用兵支
過軍餉并今餘剩銀兩查報等因依蒙查得正德
十一年十二月終止舊管銀三千五百七十四兩
三錢一釐二絲一忽九微并新收正德十二年正
月起至正德十三年九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一
萬六千七百八十八兩五錢八分七釐七毫五絲
兩次用兵共用過銀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七兩二
錢二分八釐四毫三絲八忽六微米九千九百四
十九石五斗六升九合四勺四抄穀五百三十九
石四斗內除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王守仁查發紙米價銀八十九兩六錢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查
發紙米價銀二千兩本道查發紙米價銀七千八
百二十兩二錢七分八釐六毫南贛二府查出在

庫賦罰缺官柴薪等項銀一萬九千五十九兩四分六釐六毫八忽三微外實支用過商稅銀一萬八千三百一十八兩三錢三釐三毫三絲三微見今餘剩銀二千四十四兩五錢八分五釐七毫五絲一忽六微等因開報到道案查先為比例請官專管抽分以杜奸弊事准戶部咨該巡撫右副都御史周南題備仰本道照奉 欽依事理即將所收商稅再行參酌從輕定議則例仍嚴加稽考務使稅課所入隨多寡以為數而不以多取為能其廣東鹽課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三府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發賣所抽分商稅除軍餉聽巡撫都御史動支外其餘不許擅動年終差人解部轉支光祿寺賒欠舖行廚料果品支用以省加派小民仍將再議過緣由呈報施行等因行據贛州府呈稱依奉將貢水該抽諸貨從輕定擬則例及開稱廣東鹽引不許放過袁臨吉三府發賣等因備呈本院詳允出給禁約及將餘剩銀二千九百六十七兩一錢八分二釐

二毫三絲一忽九微行令起解問隨據該府呈奉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金批看得該府連年用兵之費所積不多近又定擬除減所入亦少况地方盜賊不時竊發別無堪動錢糧將餘剩稅銀暫且存留在庫以備軍餉等因已該前兵備副使陳良珊將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廠抽分起至正德十二年終止造冊差舍人王昂續該本職將正德十一年正月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造冊差舍人屠賢各奏繳訖本年九月二十六日抄奉提督軍門案驗准戶部咨備行本道照奉 欽依事理將廣東官鹽暫許袁臨吉三府發賣自今為始至正德十三年終止仍將先次未解并今次抽稅過銀兩支用過數目錄由造冊徑自奏繳及造清冊彙送該部并本院查考除遵奉外查得正德十三年將終及上猶龍川兩處征剝事畢所據商稅收支應該造冊解繳備行該府查報去後今據前因查得南贛地方兩次用兵中間商稅實為軍餉少助然而商稅之中鹽稅

實有三分之二為照南贛二府與廣東翁源等縣
壤地接連近該兩廣具奏征剿前賊乘虛越境難
保必無見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將來糧餉絕無
仰給况此鹽利一止私販復生雖有禁約勢所難
遏與其利歸於奸人孰若有助於軍國合無轉達
將前項鹽稅著為定例許於袁臨吉三府地方發
賣照舊抽稅以供軍餉每年終依期造報餘剩之
數解部轉發光祿寺支用以省加派小民如此則
奸弊可革軍餉有賴光祿寺供用亦得少資誠所
謂一舉而數得矣呈乞照詳轉達等因具呈到臣
查得接管卷內先為處置鹽鐵以充軍餉事江西
布政司呈奉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批查得廣
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准鹽不到商人往往私販
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
南贛三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納米價類解梧
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常時止是奏行南贛
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初諭便宜處
置暫將廣鹽許下三府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

隨該布政司管官劉果等議稱委果于事有益于
法無礙具呈詳允批行遵照立廠抽稅等因續該
戶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許令南贛二府發賣不
許到於袁臨吉三府備行禁單外正德十二年正
月十五日臣撫臨贛州隨據副使楊璋呈稱奏調
三省官兵夾剿上猶等巢糧餉所費約用數萬石
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機查得前項鹽法准
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
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商許令袁
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候事少寧另
行具題禁止等因呈詳到臣看得到今調兵夾剿
糧餉缺乏遵照初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
暫且照議施行候平定之日照舊停止具題去後
隨准戶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袁臨吉三府發
賣至正德十三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稅
課供給軍餉不許多取長用至期照舊停止等因
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道一體
欽遵去後今呈前因為照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

灘石峻險淮盜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廣鹽為便自頃奉例停止官府但有禁單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遲卒寡不敵眾袖手岸傍立視其過執得而沮遏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穴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伏 天威克平巢穴然漏殄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數百里之內連峰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尚懷反覆未平之賊壘多相勾聯乘間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况後山從化等處是在調兵征剿臣亦繆承方略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虚民窮財盡若益稅一軍軍餉之費焉非科取於貧民必湏仰給於 內帑夫民已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

本也矧 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敷臣切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定例籍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 內府缺乏之需實亦公私兩便內外兼資夫聚斂以為功臣之所素耻也培克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况臣廢疾日深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革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為不忠矣願 皇上憫地方之瘡痍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 勅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陸廢謝 恩疏 十四年正月初二日

正德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為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廢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欽此倫咨欽遵臣竊自念功微賞重深懼冒濫之誅已於本月十八日具本乞 恩辭免陞廢容照原職致仕復蒙 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屢次剿賊成功陞官廢子宜勉遵成命不唯休致該部知

道欽此備咨欽遵臣聞命自天躬身無地竊惟因勞而進秩者朝廷賞功之典量能而受祿者人臣自守之節故功宜惟壹雖聖帝之寬仁而食淳於行尤君子所深恥陛下之賜行其實功之典也臣之不敢當者亦惟伸其自守之節而已軍志有之該罰而請不罰者有誅該賞而請不賞者有誅古之人君執其賞罰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是以今之所播如轟霆兵之所加無堅敵而功之所成無愆期今日之事兵事也漢臣趙充國云兵事當為後法臣誠自知貪冒之恥然亦安敢徇一己之小節以亂陛下之軍政乎但廢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所未安詎勉矣命憂慚交集自恨疾病之已纏深懼圖報之無日感激洪恩莫知攸措除別行具本請罪乞休外為此具本稱謝

乞放歸田里疏

十四年正月十四日

正德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為久病待罪乞恩休致事奉聖旨王守仁帥師討賊賢勞懋著偶有微疾者善調理以副委任所辭

不允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又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為乞恩辭免陞廢容照原職致仕事奉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累次剿賊成功陞官廢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除已具本謝恩外竊惟聖主之任官也因才而器使不強人以其所不能是以上無廢令而下無棄才人臣之受職也量力而承事不強圖其所不任是以言有可底之績而身無無贖之誅歷攷往昔蓋未有不如此而可以免於愆譴者也臣以狂愚收錄擯廢繆蒙推拔授寄軍旅當時極知叨非其分不敢冒膺辭避未伸而迫於公議倉卒就道既已抵任則復勉勉從事私計迂怯終將債敗遭際聖明德威震赫扶病策駕仰遵成算不意偶能集事苟免顛覆實皆出於臆料之外然此僥倖之事豈可恃以為常者哉廟堂之上不暇深察其所以增其祿秩將遂舉而委之人苦不自知耳臣之自量則既審且熟深懼戮亡之無日也譬之懦夫駕破敗之舟以涉

險偶遇順風安流幸而獲濟舟中之人既已狼狽
失措而岸傍觀者尚未之知以為是或有能焉且
將使之積重載衝冒風濤而試洪河大江之中幾
何其不淪溺也已今四方多故 鑾輿遠出大小
臣工惶惶旦暮臣雖鄙劣竭忠效命以死 國事
亦其素所刻心安忍託故苟求退避顧力纖負巨
如以蒿支棟據非其任遂使殞身徒以敗事亦何
益矣且臣比年以來百病交攻近因驅馳賊壘瘴
毒侵陵嘔吐潮熱飢骨羸削或時昏眩僵仆仆地
竟日不醒手足麻痺已成廢人又以百歲祖母卧
病床褥切思一念為歎悲苦積鬱神志耗耗視聽
恍惚隔宿之事不復記憶以是求延旦夕之生亦
已難矣而况使之當職承務徒征討之後其將能
乎夫秦畜牛羊細事耳亦且求良牧而付之况於
軍務重任生靈休戚之所關乃以疾廢曠眊之人
覆敗之戮臣無足論其如 陛下一方之寄何伏
願 陛下念四省關係之大不可委於匪人察病
廢枯朽之才不宜付以重任憐桑榆之短景而使

得少遂其烏鳥之私錄犬馬之微勞而使得苟延
其蟻蟻之息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放臣暫歸田里
就醫調治倘存餘喘尚有報 國之日臣不勝感
恩待罪懇切哀望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一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二

別錄四 奏疏

飛報寧王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

衛軍人進貴等脅眾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

會同查議處置叅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

九日自贛州啓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

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等官顧似等稟稱本月十

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

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

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

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

南京一百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

時臣尚未信然避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

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

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

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

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

方無主乞留暫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

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

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拿掌印官員調

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旨

欲逐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 君父之難

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為彼所襲彼將乘

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 京輔如此則勝負

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

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

督同知府等官武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

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

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

氣相機乘間務為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

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

望 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 皇上

省愆咎已命將出師因難與邦未必非此臣以弱

劣多病屢疏乞休况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

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

具哀懇齋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候區畫少定各官畧可展布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旨入闕了事就被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閩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印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况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即為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及照撫

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鵲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似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揖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閩省各官今見在者乞勅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勅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容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為此具本專差令人來儀親齎謹題請 旨

再報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衛云綠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為此具本先於本月十九日專差舍

人來儀奏報外但叛黨方盛恐中途為所攔截合再具本專差舍人任光親齎謹題請 旨

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臣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即從此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宰府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聞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為牽制改討之圖俟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厄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租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車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往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為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動國難亦望朝廷鑒臣之心不以

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槍擗哀控不知所云緣係懇乞天恩便道省葬事理為此具本奏 聞

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據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申准領哨通判楊昉千戶蕭英在於墨潭地方捉獲宰府齎檄榜官趙承芳等二十員名解送到臣看得檄榜妄言惑眾讖訛主上當即毀裂又以事合聞奏隨即固封以進審據趙承芳供係南昌府學教授六月十三日宰府生日次日各官謝宴突起反謀殺死孫都御史許副使因死黃參議馬主事其餘大小職官脅從不遂者俱被監禁追奪印信放囚劫庫邀截兇米分遣通寇四散標掠聲言要取南京就往北京十六日親出城外迎取安福縣舉人劉養正十七日迎取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該入府內號稱軍師太師名目二十一日將原禁各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二十二日令承芳并參政季燾代齎偽檄榜文赴豐城吉安贛州南

安并王都御史及廣東南雄等處俱各不寫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已卯歲比承芳等不合怕死及因妻子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聽齋至墨池地方蒙本院防哨官兵將承芳等拿獲隨審季敷供係先任南安府知府近陞廣西叅政裝帶家小由水路赴任行至省城適遇寧王生日傳令慶賀次日隨衆謝宴變起倉卒俱被監禁比敷自分死 國因妻女在船寫書令妻要死夫女俱死母後因看守愈嚴求死不遂至二十一日放回本船情死良久方甦二十二日又將妻女拘執急呼敷進府將前方檄榜差旗校十二人督押敷與承芳代齋敷計欲投赴軍門脫身報効不期官兵執送前來等因案照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已經二次差人具奏去後今審據前因參照寧王不守藩服敢此稱亂睥睨神器指斥乘輿擅殺大臣放囚劫庫稔不韙之罪犯無將之誅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恩遇四朝實託心膂舉人劉養正舊假恬退之名新叨錄用之典今皆反面事讐為之出謀發慮既同狗

彘之行難追斧鉞之誅叅政季敷教授趙承芳義未決於舍生令已承於捧檄但暴虐之威恐動於中鷹犬之徒鈐制於外在法固所當罪據情亦有可闕除將趙承芳季敷監禁一面檄召兵民隨機應變竭力討賊一應事宜陸續奏 聞處置外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 巡遊不已致 宗室謀動干戈冀竊 大寶且今天下之覲覩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蒙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 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為此具本并將偽檄一紙封固專差舍人秦沛親齋謹題請 旨

留用官員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照得江西寧府謀反據城練兵分兵攻劫囚禁方面官員有操戈向 闕之勢此君父之大難臣子

憤心之日也臣在吉安地方調兵討賊四路阻絕並無堪用官員適遇 欽差兩廣清軍御史謝源刷卷御史伍希儒各赴京復命道經該府不能前進各官奮激思効力討賊以報 朝廷臣亦思軍務緊急各官俱有印 勅方便行事遂留軍前同心戮力經濟大難待事寧之日赴京復 命緣係留用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江西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外隨者得寧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六七萬人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為宰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 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

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鰲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叅謀驛丞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遜先任叅政致仕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開住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譬諭禍福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為彼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偽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

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睟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揖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為一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為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判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談儲推官王睟知縣李揖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隙傍夾攻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謀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挫城中十九日發市以臣乃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

潰乏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緦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君守宜春王拱樞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胡瀛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奏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另行奏報外竊照寧王逆焰熏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震懾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師尚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主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

之本心但當此物情嗟貳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
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貨賞賚所
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 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
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為之日覆宗
滅族之禍臣且不敢避况敢避邀賞之嫌乎緣係捷
音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千戶詹明親齎謹具題
知

擒獲宸濠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
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虛焰張熾臣以百數疲
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為牽制之
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
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伍文定等調集軍
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
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
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
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恭謀驛丞王
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

激發忠義殺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
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
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為所襲乃先張疑兵
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
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
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
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
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
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謀儲推官
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
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
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謀報寧王伏兵千餘
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
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
誓各軍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
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
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機械無不
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

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首宜春王拱棟及偽太監萬銳等十有餘人宣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而分兵四路追躡宣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

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宣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壑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宣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寶等阻勸以為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宣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宣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宣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宣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宣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為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

其鋒銳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輝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為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允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伴北以致之賊爭進

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前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璉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璉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逃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

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
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宣王方朝群
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
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
面而集火及宣王副舟衆遂奔散宣王與妃嬪泣
別妃嬪官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宣王并其世子
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
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
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鑄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
榮葛江劉勳何鐘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
被執脅從官大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
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
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
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
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
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及之
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具城擒斬復千餘級落
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

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宣王而
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
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
火之中也除將宣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偽
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
解破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
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
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
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
備守 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
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
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鞠問明白
亦聽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
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
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
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
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即調發策應等
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

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宣王丞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剥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蔽目搔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十比其起事之日徒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徒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徒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偽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

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每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騭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為之慮見幾於未動而潛為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為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為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蔽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嬖異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

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瓌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
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熈
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
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虞孟俊
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似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
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 國難協謀
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
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
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
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
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
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
為難得况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
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 國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
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下使知奸雄
若寧王者蓄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
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

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 國
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覲
覷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
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 知

奏聞 益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七
月三十日

近蒙 益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寧藩有變
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 案驗內
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以
等處住劄刻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楊銳前來建
昌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日夜兼程前進
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迫
勦及照知府曾瓌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
聽調進攻等因看得 國家之事莫大於戎今寧
藩不軌驚動多方提督都御史等官倡義協謀進
攻憤忠思勦上以紓 朝廷南顧之憂下以解生
民荼毒之苦况我 殿下 國朝分封至親理宜
助餉軍門共紓 國難具本啓奉 令旨發銀一
千兩差官胡敬儀衛副陸澄書辦官并旗校官等

前去提督軍務王都御史虞犒賞敬此敬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令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為照寧王謀叛稔釁多年積威所劫無不萎靡况其舉事之初擅殺重臣衆號一十八萬肆然東下雖平日士夫號稱忠義莫敢指斥今益王殿下廻心 宗社出私帑以給軍餉非忠義奮發急於討賊豈能倡言助正以作興軍士之氣如此伏望 皇上特 勅獎勵以激宗室之義以永益王殿下為善之心以夾輔 帝室天下臣民不勝幸甚除將原發白銀一千兩唱名給散軍士外緣係 宗室出私帑以給軍餉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旱災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生發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辨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理合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

乘釁鼓亂傳布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之德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乾旱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饒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手設或饒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勅該部暫將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貲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

請止

親征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該本部等衙門題內開南京守備叅贊官連奏十分緊急軍情相應急為議處合無請 命將官一員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關領符驗旗牌挑選各營精銳官

軍三千餘名各給賞賜銀兩布疋交允正馭馬匹
關給軍火器械上緊前去南京相機戰守再有的
報就便會合各路人馬征進再請 勅都御史王
守仁選調堪用官軍民決親自督領於江西東南
要路住劄把截相機行事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叅
政閔措選募處州民兵統領定擬住劄地方聽調
策應勦捕再請 勅一道齋付都御史王守仁不
妨提督軍務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前項所報軍
情如果南京守備差人體勦再有的報聽前項領
軍官出給榜文告示徧發江西地方張掛傳說曉
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蹟
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
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具奏定
奪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這江西寧王謀為不
法事情重大你部裏既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
六師奉 天征討不必命將王守仁暫且准行欽
此欽遵備咨到臣案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
事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臣於六月

十九日具本奏 聞之後調集軍兵擇委官屬激
勵士氣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先攻省城墟其巢
穴本月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陽湖與賊連日大戰
至二十六日宸濠遂已就擒謀黨李士實等賊首
凌十一等俱已擒獲賊從俱已掃蕩闕廣赴調兵
士俱已散還地方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忠
憤誓不與賊俱生而迂疎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辦
此是皆 祖宗在天之靈我 皇上聖武之懋昭
本兵謀畧之素定官屬協力士卒用命所致臣已
節次具本 奏報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虐焰已
張于遠睥睨 神器陰謀久蓄於中招納叛亡
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迹廣致姦細臣下之奏白百
無一通發謀之始逆料 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
途伏有姦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
已成擒法宜解赴 闕門式昭天討然欽付之部
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尚有存者乘隙
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遺憾况平賊獻俘
回 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臣謹於九月十

一日親自量帶官軍料宸濠并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外緣係獻俘賊以昭聖武事理為此具木專差舍人金昇親齎謹具題 知

奏留朝覲官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臣駐軍江西省城據各領哨知府吉安府伍文定贛州府邢珣袁州府徐璉臨江府戴德孺撫州府陳槐饒州府林城廣信府周朝佐建昌府曾璵連名呈稱正德十五年正月朔一日例應朝覲近因寧王謀反蒙臣督委各職弁各縣掌印正官領兵征討今雖掃平尚留在省防禦及安輯地方未得回任其各縣掌印官雖未曾領兵緣各在任防禦城池措辦糧餉况布按二司及南昌府知府鄭璵瑞州府宋以方俱自本年六月內先被拘執未經復職管事南康九江二府亦被殘破近方收復前項文冊多未成造緣查舊規行期在即恐致遲誤合行呈乞奏 知及通行各府州縣將冊造完行委佐貳首領官員齎繳應朝及布按二司亦乞裁處施行等因到臣據

此為照三年述職係 朝廷大典例該掌印正官赴京應朝但今叛亂雖平地方未輯徵調尚存瘡痍之民須撫旱荒猶熾意外之患當防况各官在省方圖防守之規未有還任之日若不查例奏請未免顧此失彼後悔無及合准所呈欵候奏請命下之日行令各府州縣佐貳首領官齎冊應朝復恐遲誤除一面通行各府州縣造冊完備行委佐貳首領官依期啓行其布按二司候有新任官員及南昌府行見在通判陳旦各造冊赴朝其九江南康府縣并南康新建二縣委係官俱戴罪聽候吏部徑自裁處外緣係朝 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奏聞 准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近該 准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宣藩有變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 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泐等處往剋剋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任全善前來饒州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兩夜兼程前

逾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投約束并勢
 追勸及照知府林城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
 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宣王敢為逆謀肆奸天紀
 提督都御史王 首倡忠義作率智勇身任國家
 之急事關 宗社之虞 殿下藩翰之親憂心既
 切饋餉之助於理為宜具本啓奉 令旨長史司
 將發下銀伍百兩差官胡祥等速齋前去少資提
 督軍門之用款此故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
 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照得先該 益
 府出帑餉軍助義効忠已經具題外今准王殿下
 亦能不靳私帑以助軍餉良由身同休戚之精心
 切門庭之寇所致伏望 皇上特勅獎勵以彰
 准王殿下助正之心以為宗藩為善之勸天下臣
 民不勝幸甚

恤重刑以實軍伍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巡按兩廣
 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各紙牌前事俱奉本院送
 發犯人裘良輔等二百六十六名轉送本司問報

等因依蒙問得犯人裘良輔招保南昌府新建縣
 三十二都民納粟監生給假在家正德九年月
 日不等與同在官南昌前左二衛舍餘楊滋揚富
 軍餘董俞周大貴及指揮何鏜等家人何祥曹成
 等各不合出入王府生事害人向未事發正德十
 四年六月十四日宣王謀反良輔與楊滋等各因
 畏懼宣王威惡各不合知情從逆做兵領受贖費
 銀二兩米一石跟同前去安慶等處攻打城池各
 將銀米費用訖於七月十二等日行至湖口等縣
 思係叛逆懼怕官兵統行四散逃回各被南昌等
 府縣統兵知府等官并地方人等陸續拿獲解赴
 提督王都御史處蒙將良輔等一百八十四名轉
 送謝御史將夏景周大貴熊受等八十二名轉送
 伍御史俱發按察司審問蒙將良輔等研審前情
 明白取問罪犯楊滋等二百六十五名各招與裘
 良輔揚滋揚富王倬夏景黃俞周大貴何祥曹成
 丁進受楊慶童楊貴萬徐七萬羊七徐四保孫住
 保周江胡勝福朱滌養宋貴王明熊明泰蘭王仲

鑑張雄朱其添喜蕭崇真朱祥彭隆保徐仕貴郭
宣舒鑾萬岳蕭述羅俊江潮漢魏鳳萬三羅秀熊
福蕭曰貴蕭勝雷天富蕭文尹天受胡進保李鑾
鄭鳳黃信劉勝啟黥仔甘奇余福童郭進福沈仕
英李洪珊許鳳李景良江鑾江仁李欽鄧倫胡福
受譚黑仔趙正七朱環二鄒秋狗陳良二聶景祥
魏仲華王福李壽余珏王貫劉松牛才陳珂陳興
陳釗劉添鳳余似虎甘扑謝天鳳鄭貴沈昌容萬
清向楚秀郭鑾丁勝福萬全龔受熊六保陳諫何
晚仔王杰一王琪胡宣楊正曾受王鳳王明雷清
皮志淵鄒奎高馮軒四毛守松熊天祥李伯錦楊
子秀陳天一廖進祿魏紹魏天孫吳富陳昭弟李
伯奇姜福廖奇四夏茂奇陳善五羅勝七郭謹羅
璽朱長子陳瑞竹漢王寬江天友陳良善召一陳
子政廬蕭勝馬龍陳大倫陳子倫李錢陳九信徐
義徐釗劉儀熊孟華王尚文王天爵傅十二徐受
萬奇趙仕奇鄭扑馮軒二馮進祿周孟貞周江劉
朋唐朝賢歐陽南馬興周興王毛子泰進興羅興

李保一萬元林三十八馬爵張進孫高四譚受吳
俊萬鐘熊守貴錢龍胡通金萬春曹太喻欽劉後
濟胡二王世通魏友子楊章熊祿熊克名童保子
余景陳四保許虎保熊受蕭文榮楊廷貴羅富丁
關係江仕言劉貴丁朋歐陽正王引弟熊富唐天
祿王貴周受立松胡秀李福洪江曾興立桂劉鎮
鄧山蕭清夏勝四夏由孫甘繼張錦謝魯仙熊華
謝鳳夏龍妻奇陸仲英余勝虎李進胡勝阮天祥
張全彭天祥洪經仔徐受樂福張奇馮進隆馮詔
馮喜子楊燁揭文興萬孔湖易忠黃延曹天右徐
大貴蕭曰高蕭曰廣李鑿吳顯二李貴陳英陳昇
李勝祖蕭天佐陸九成郭欽楊順丁祖李萬杜楊
奎表富楊黃子吳文張奎方燦萬天奎胡進童黃
勝德徐祖唐歷所犯除不應輕罪外合依謀反知
情故縱者律斬決不待時但宣王平昔威惡慘毒
上下人心罔不震懾各犯從逆雖是可惡原情終
非得已及照南昌前衛軍餘多係脅從被殺見今
軍伍缺人合無將各犯免其前罪俱編發本衛永

遠充軍庶使情法交申衛所填實呈詳到臣叅看
得衷良輔等俱曾從逆應該處斬但該司叅稱宣
王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據法在所
難容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則失於輕處斬似傷于
重合無俯順輿情乞 勅該部查照酌量或將各
犯免其死罪令其永遠充軍不惟情法得以兩盡
抑且軍伍不致缺人緣係恤重刑以實軍伍事理
為此具本請 旨

處置官員署印疏 十四年八月 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宣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劫奪江西
都布按三司井南昌府縣大小衙門印信臣隨調
集各府官軍民快於本年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
當於府內搜獲前項印信共計一百六顆到臣收
候已經捷報外今照宣王已擒餘黨誅戮地方幸
已稍寧所有三司府縣衙門俱係錢糧刑名軍馬
城池等項重務關涉匪輕况今兵亂之後人民困
苦不可一日缺官幹辦撫輯但三司等官俱係被
脅有罪人數若待別除官員到日非惟人心惶惑

抑且事無統紀臣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將

三司印信布政司暫令布政使胡濂按察司暫令
按察使楊璋各戴罪護管隨該新任叅議周文光
按察使伍文定先後到任各已替管外其都司暫
令都指揮馬驥提學道關防令副使唐錦南昌道
印信令僉事王疇南昌府印信令知府鄭繼南新
二縣印信令知縣陳大道鄭公奇各戴罪暫且管
理外及照南昌前左二衛井各撫所衙門印信俱
各無官管理除用木匣收盛封發按察司仍候事
宣有官之日該司徑發掌管外緣係廢置官員署
印以安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二乞便道省筮疏 十四年八月 二十五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
休未蒙 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
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
至中途遭值宣府反叛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
不容舍之而去又聞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
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優恐死暫留於此而

為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訣每
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厄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
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塋臣父衰老日
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
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
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畧為經畫塋事
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
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
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
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捨擻哀控不知所
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
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
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
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
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
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神
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寧家相慶得免

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
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塋之故日夜哀苦
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
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
故敢不避斧鉞復伸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
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塋事臣不勝哀懇
苦切祈望之至

慶置從逆官負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據南昌府知府鄭獻
自宣王賊中逃出投到本月二十六日又據領兵
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等臨陣奪獲先被宣王脅
去巡按監察御史王金戶部公差王事金山左布
政使梁宸泰政程杲按察使楊璋副使賀銳僉事
王疇潘鵬都指揮同知馬驥許清都指揮僉事白
昂守備南贛都指揮僉事郝文并脅從用事參政
王綸及據先被脅從令赴九江用事僉事師夔先
被脅從賊敗脫走鎮守太監王宏各投送到臣照
得先因宣王宸濠於六月十四日殺害巡撫右副

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遠將各官綁縛迫脅時臣奉命福建勘事行至豐城聞變顧惟地方之責雖職各有專而亂賊之討實義不容避遂連夜奔還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南贛等府軍兵捐軀進勦至七月二十日攻破省城搗其巢穴隨有被脅在城右布政使胡濂叅政劉斐叅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僉事王紀各投首到臣彼時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督兵擒獲宸濠并逆黨李士實劉吉凌十一等臣已先後具本奏報去後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會集知府伍文定等將各事情逐一研審得布政梁宸等各執稱本年六月十三日宣王生日延待各官酒席次日進府謝酒不期宣王謀逆喝令官校多人將前各官并先存後監故戶部公差主事馬思聰叅議黃宏原任叅議今陞陝西叅政楊學禮等俱各背綁要殺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押出斬首其餘各官俱袒鑲先發儀衛司等處監禁王綸留府用事知府鄭璫先被宣王誣奏見監按察司瑞州府知府宋以方緣

事在省本日俱拏監儀衛司差人將各衙門印信搜奪入府後叅議黃宏主事馬思聰各不食相繼在監身故宣王差人入監喫放各官袒鑲王疇鄭璫二人不放本月二十一日將梁宸胡濂劉斐賀銳各放回本司本日宣王傳檄各處令人寫成布政司咨呈備云檄文轉呈府部自將搜去印信印使付與梁宸僉押梁宸不合畏死聽從僉押訖本月二十三日宣王告廟出師祭旗加授王綸贊理軍務與劉吉等同領兵王綸不合畏死聽從本日又差柴內官等帶領人衆將兩司庫內官銀強搬入府梁宸賀銳在司署印不合畏死不行阻當本日將楊璋仍拘儀衛司各官改監湖東道本月二十六七日宣王差儀賓李琳等將伊收積米穀給散省城軍民以邀人心看令程杲潘鵬監放各不合畏死到彼看放二十七日宣王因先遣承奉屠欽等帶領賊兵往攻南京各賊屯劄鄱陽湖上久候宣王不出自行攻破南康九江掠取財物二府人民走散宣王要得招撫以收人心押令師

夔前去曉諭不合畏死往彼安撫本月二十八日
寧王因要起程往取南京恐省城變動欲結人心
又差偽千戶朱真送銀五百兩與布政司梁宸胡
瀟劉斐程杲許效廉各不合畏死暫收入已又將
銀七百兩送按察司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
鵬賴鳳亦不合畏死暫收入已又押令劉斐王玘
替伊巡守并押令許效廉賴鳳替伊接管放糧各
不合畏死守城放米七月初一日差人將胡瀟唐
錦送還本司楊學禮放令之任將梁宸程杲楊璋
賀銳王疇潘鵬馬驥許清白昂郝文鄭猷宋以方
脅拘上船隨行分投差撥儀賓等官張嵩等帶領
舍校看守又將銀二百兩差偽千戶吳景賢分送
梁宸胡瀟劉斐許效廉等及差萬銳送銀三百兩
分送楊璋唐錦賀銳師夔潘鵬賴鳳各又不合畏
死暫收入已本月初八日至安慶見攻城不克因
潘鵬係安慶人差今逃引禮白泓押同潘鵬不合
畏死聽從賫捧檄文到彼招降本月十五日寧王
因聞提督王都御史兵將至省回兵歸救省城行

至鄱陽湖地方屢戰屢敗至二十六日早蒙大兵
突至寧王被擒各官因得脫走前來知府宋以方
不知存亡等因隨據布按二司呈開布政司梁宸
胡瀟劉斐程杲許效廉按察使楊璋唐錦賀銳王
疇師夔潘鵬賴鳳各令家人首送前銀各在本司
貯庫等因尤恐不的吊取見監擒獲逆黨劉吉屠
欽凌十一等各供稱相同為照泰政王綸脅受贊
理僉事潘鵬師夔被脅招降撫民情罪尤重王綸
師夔又該直隸湖廣撫按等衙門各具本奏 奏
知府鄭猷已經別案問結奏請俱合候 命下之
日遵奉另行外泰照布政梁宸泰政劉斐程杲泰
議許效廉副使賀銳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或行
咨撫守或盤庫放糧勢雖由於迫脅事已涉於順
從鎮守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布政胡瀟
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僉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
清白昂郝文或被拘於城內或脅隨於舟中事雖
涉於順從勢實由於迫脅以上各官甘被囚虜而
不能死忍受賤賄而不敢拒責以人臣守身之節

皆已不能無虧就其情罪輕重而言尚亦不能無等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取其罪犯之顯暴者明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憫者量加黜謫以存罪疑惟輕之仁庶幾奸諛知警國憲可明

處置府縣從逆官員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該臣興舉義兵勦除逆賊攻開省城本日進城之後隨據都布按三司首領等官邢清等南昌府等衙門同知等官何維周等各投首到臣于時逆賊未獲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本月二十六日宸濠就縛逆黨盡擒除已奏報去後隨拘邢清等到官審得各供稱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將鎮巡三司等官俱各被綁脅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殺害隨差人將南昌府同知何維周通判張元澄檢校曹楫南昌縣知縣陳大道縣丞王儒新建縣知縣鄭公奇南浦驛驛丞王洪南浦遞運所大使張秀俱拿紐錄發監儀衛司隨將各官行李并各掌印俱搜檢入府彼有

邢清與本司都事翟瓚檢校董俊理問張裕案牘陳學司獄張達廣濟庫大使胡玉副使姚麟織染局大使秦尚夔副使戴獻按察司經歷尹鵬知事張澍照磨雷燮都指揮使司斷事章璠吏目周鶴司獄沈海南昌前衛署指揮僉事夏繼春經歷周孟禮鎮撫忻偉呂昇正副千戶徐賢鄭春張斌傳英唐榮杜昂李瀚陳偉姚鉞吳耀百戶徐隆陳韜張綱王春龔昇陳詔馮淮黃鑑李欽梅樗弗富陳瓚王昇呂輔趙昂董鈺姚芳劉璘李琇李祥陸奇南昌府儒學訓導張桓瞿雲汪潭稅課司大使楊純廣濟倉大使左儀副使王大木李諱守支大使卓文正陳琳副使鄧諤李彬南昌縣主簿張譽典史方汝實儒學訓導逯賓新建縣丞劉萬鍾主簿熊辟典史楊儒儒學訓導區賓金清俱各聞風逃躲不曾被拿後寧王臨行將何維周等釋放又將知事張澍拘拿上船至今未知存亡本年七月二十日蒙大兵征勦攻八省城邢清等方得奔走軍門投首等因據此除將各官羈候其鎮巡并三

司堂上官南昌府知府另已叅奏外叅照邢清等被執不死全無伏節之忠聞變即逃莫知討賊之義俱合重罪但責任既輕賊勢復盛力難設施情可矜憫合無行撫按衙門依律問擬以為將來之戒惟復別有定奪

收復九江南康泰失事官員疏

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據委官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槐、饒州府知府林城、建昌府知府曾璵、廣信府知府周朝佐各呈：先因宣王謀反，奉臣案驗備行各府起兵擒勦各遵依先後會集市汊等處，刻期破城之後，又奉臣牌照得九江南康二府先被宣王攻破，分留逆黨據守城池西，死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宗社威靈，幸已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分布哨道，邀擊逆賊，務在得獲，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令分兵勦復，牌仰知府陳槐、林城前去九江，曾璵、周朝佐前去南康，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以拒賊人之咽喉，平靖反側，以剪逆黨之羽翼，居民人等不幸被脅或因而逃竄者，就

行出給告示，分投撫諭，使各回生理，務將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宣賊毋令東下，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回報，以憑叅拿究治等因。依奉陳槐、選帶知縣傅南喬、陶諤等林城、選帶知縣馬津、趙榮顯等曾璵、選帶檢校典節知縣余瑩、縣丞陳全等周朝佐、選帶知縣譚縉、杜民表等各兵快一千餘名，由水路分哨勦賊。十月二十四等日，宣賊回援省城，舟至鄱陽湖等處，與吉贛等官兵相遇，大戰職等各行領兵連日在湖策應，與賊對敵。撫州府官兵擒斬賊犯共二百九十餘名，穎饒州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穎建昌府擒斬賊犯共四百八十餘名，穎廣信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穎陸續各解本院轉送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處覈實處決，審發訖各官隨各統兵直至九江南康府地方。照臣牌內行事，知府陳槐、林城呈稱先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同該府知府汪穎等亦行督發瑞

昌等縣兵快與同九江衛掌印指揮劉勳等收召
操軍前來聲復城池被賊探知官兵齊集先行望
風逃遁九江軍兵至城守劄仍又分兵追至湖口
等處勦殺賊黨職等入城撫回逃竄男婦萬餘名
口復業生理會案行拘九江府衛里老旗軍查訪
得副使曹雷先於六月初二日帶同通判張雲鵬
前往彭澤縣水次兌糧知府汪穎先因瘡痲兼以
母病不能視事於十五日暫將印信牒行推官陳
深署掌庫藏未經交盤至十七日丑時德化縣老
人羅倫口報宣王謀反殺害巡撫等官彼有汪穎
會同陳深并劉勳等點集城內官軍機兵火夫上
城照依原分南門迤東由盤石門福星門城上朶
子軍衛把守南門迤西由湓浦門至望京門城上
朶子有司把守東門把守官指揮丁睿等三十四
員南門把守官指揮蕭綱等二十一員西門把守
官指揮孫璋等二十員九江門把守官指揮董方
等十二員福星北門把守官指揮李泮等十八員
共一百零五員該衛軍人先因放操回屯數多一

時不能齊集十八日卯時逆黨涂承奉等領船二
百餘隻裝載兵至福星北門外劄營就臨城下喝
叫開門指揮李泮等不從各賊忿怒分兵燒毀西
門外軍民房屋潯陽驛官廳等處殺死虜米四人
臨門祭旗隨用銃砲火槍火箭等器併力攻打至
辰時賊遂梯援上城泮等俱各逃散被賊將鎖鑰
打脫攤入口稱省城南康等府俱已收服巡撫等
官俱各被害官民不必逃散只將印信來降時汪
穎陳深劉勳等俱在各把門守因見力不能支同
德化縣知縣徐志道并前各門把守指揮千戶鎮
撫及府縣儒學訓導倉場局務大小官員各懷印
信從南門逃避去訖內九江衛左千戶所百戶白
昇馬貴各遺失本所銅印一顆隨被各賊將大盈
庫銀九千一百七十兩零德化縣寄庫銀二百六
十三兩零湖口縣寄庫銀四百五十九兩零鈔廠
寄庫銀三千餘兩司獄司囚重犯十二名輕犯二
十九名廣盈倉糧米二千四百四十石零盡行劫
取釋放又將軍器庫盈甲刀鎗劫去共一十一萬

九千二百二十四件九江衛被賊劫去軍器二千六百三十九件演武廳軍器一萬六百三十件并響器八十餘件鎮撫監賊犯蔡日奇等七名盡行劫取釋放及燒毀大哨船五隻軍舍房屋七十六間駕去大哨船二隻小哨船十一隻德化縣被賊將縣庫銀共三百二兩零預備倉稻穀一萬七千二百石零縣監輕重囚犯二十名盡行劫放及燒毀官民房屋七百五十九間殺死男婦一十五名潯陽驛被賊燒毀官廳一座耳房二間及站船鋪陳等物惟指揮劉勳將兵備衙門賞功支剩銀三十兩六錢及賊罰銀三十二兩并運軍行糧折銀二十九兩六錢收貯私家捏開在衛被劫事涉侵欺及查九江府鈔廠寄庫銀兩行拘庫子皮廷貴等審供侵分料銀一千一百零六兩四錢情由在官將各犯送府監候拘齊未到人犯追問回報及查得僉事師夔持奉偽檄前至九江安撫因見府衛等官不從偽命駕船去訖續查得該府所屬湖口縣於六月十七日酉時被逆黨熊內官等押兵

到縣因無城池知縣章玄梅等帶印暫避縣後嶺背集兵次日對敵殺死逆黨魏清等被賊殺死民快壯丁共一百二十名殺死居民一十一名放出縣監重囚三名輕犯一十一名燒毀房屋二十間民房一千八百三十五間本縣官庫銀兩先已窖藏及各衙門印信俱各見在止被劫去在倉米一百五十九石在庫皮盔鐵銃弓弩三百件鐵彈子三十二斤及衣服靴鈔等物并將遠近年分卷冊俱各毀壞彭澤縣於六月十八日卯時被賊蜂擁上街延燒房屋吏舍一百餘間並無擄掠男婦當有知縣潘琨督同巡捕官兵守保印信倉庫錢糧文卷俱全德化縣於六月十七日被逆護衛指揮丁綱等統帶旗校到屯點取軍丁致被驚散鄉村男婦該縣嚴督兵快人等保守城池俱各無虞除重復查勘明白將湖口彭澤二縣被害人民行令該府斟酌被害重輕將見在錢糧加意賑恤其德化縣被害之家緣無錢可支已行該府徑申本院請發錢糧賑恤使被害殘民得以存濟職等仍

行多方撫諭激以忠義戒以勤儉人皆感服遵聽
遂有更生之樂等因又據知府曾璵周朝佐呈稱
查勘得南康府六月十六日夜被賊船一千餘隻
衝入本府彼有該府通判俞椿推官王詡公出未
回知府陳霖同知張祿通判蔡讓因見城池新築
未完民兵寡少同附郭星子縣掌印佐貳并府縣
儒學倉場局務等官各帶印信潛避廬山賊遂入
城殺死官舍民快劉大等一十二名被擄劫府庫
金一兩五錢零紫陽遠惠倉原貯穀一千七石零
劫放府獄重輕囚犯一百一十一名燒毀六房卷
宗黃冊及掠劫居民房屋家財知府陳霖等潛住
各鄉集兵陸續擒斬賊犯共二百三十餘名顯至
二十七日餘賊五百餘人奔來河下知府陳霖同
州縣各官督兵擒斬賊犯一百餘名顯適遇委官
知府曾璵周朝佐各帶官兵自王家渡一路追賊
到府協力勦殺各起餘賊又擒殺賊共三百三十
餘名顯各解審訖查得星子縣知縣王淵之被賊
追跌致死署印縣丞曹時中當將印信付與吏熊

正背負同主簿楊本祿俱入廬山曹時中逃躲不
知去向兵快胡碧玉等五名被賊殺死及劫虜居
民男婦徐仲德等五十八名口焚燒房屋并劫掠
居民共五百三十六人家劫放獄囚弓正道等四
十四名縣廩庫銀九十七兩零及贓物鈔貫俱被
劫去止有銀二百一十三兩四錢八分係庫子戴
汝泗收截回家首出還官陸續擒獲賊犯顏濟等
二十名又查得都昌縣原無城池聞賊入境署印
主簿王禹典史王仲祥率兵迎敵保守倉庫俱不
曾被劫被賊殺死滄死兵快居民段容等三十一
名焚燒劫掠居民共一千二百一十六家又查建
昌縣原無城池逆黨儀賓李世英等帶領賊兵三
百餘名來縣知縣方鐸縣丞錢惠主簿王鉞同儒
學教諭唐汝等見勢不敵各帶印信潛避集兵當
被李世英將獄禁囚犯熊澄等八十四名盡行劫
放並無劫掠焚燒倉庫錢糧官民房屋隨被方鐸
陸續擒獲李世英等一百七十五名口解報訖又
查訪勘得安義縣新創城池未完被逆黨旗校火

信等領兵到縣將官廳燒毀三間六房文卷俱被棄毀知縣王軾因見賊勢衆多退避集兵主簿董國宣因勇董茂隆投入宣府懼罪逃走儒學訓導陳仕端等亦隨縣官避出其倉庫獄禁居民房屋俱不曾被焚劫王軾同各官前後領兵擒斬賊共一千餘名顆轉解訖撫回南康府各屬縣復業逃民一萬二千四百餘家遵奉通行各屬暫令管事及賑恤事宜另行申請等因各呈到臣會同各官訪勘相同臣等議得九江南康府衛所縣大小官員均有守土之寄俱犯失事之律欲將各官通革管事待罪緣地方殘破之餘又係朝覲年分無官可委更代姑從權宜暫行管事其各府縣被害人民并缺乏軍資已於先取見在錢糧內量數查發前去賑給外叅照九江地方當水陸之衝據湖湘之要朝廷以其控帶南圻屏蔽江右實為要地故既有府衛之守又特為兵備之設其城池三面臨水地勢四圍險固平時守備若履臨變必難驟破各該守備官員安於承平寬縱軍士雖預知

賊報而倉惶無備及一聞賊至而望風奔走指揮劉勳除監守自盜官錢外與李泮等棄城先遁致賊殘破知府汪穎推官陳深知縣徐志道等因見守戰無兵亦各懷印逃難百戶白昇等一印不保安望守城副使曹雷職專兵備防守不嚴雖城破之日偶幸不與而失事之責終為有因再照南康地方固稱土瘠民稀然亦負山阻水雖新創之城尚爾備築未完而守土之職惟當效死勿去該府知府陳霖同知陳祿通判蔡讓星子縣主簿楊永祿等畏縮無備逃難棄城湖口建昌二縣知縣章玄梅方鐸聞賊先遁致殘縣治安義縣知縣王軾賊黨在境不知先事之圖後雖有功無救地方之變彭澤縣知縣潘琨都昌縣主簿王鼎等印信倉庫雖獲無虞而都昌被賊殺死兵快彭澤被賊燒劫居民失事之責亦有攸歸星子縣縣丞曹時中安義縣主簿董國宣一則脫逃不首一則縱子投賊至於各該府縣首領儒學倉場局務等官雖無守土之責俱有棄職之罪以上各官求情固有輕

重撥義俱犯憲條雖有後獲之功難掩先失之罪
及昭近年以來士氣不振兵律欠嚴蓋由姑息屢
行激勵之方不立規利避害者獲免委身効職者
難容是以偷靡成習節義鮮彰伏望 皇上大奮
乾剛肅清綱紀乞 勅法司恭詳情罪輕重通將
各官究治如律雖或量功末減亦必各示懲創庶
有作新之機足為將來之警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三

別錄 五 奏疏

奏疏五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 年三

月二十 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
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
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
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
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
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
釁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洵
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
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
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
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
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
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

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奮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他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群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捩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任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為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為小民請一旦之

命豈遑為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為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頭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剗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恐為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闕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為詒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獨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嗷嗷甫懷收復之望又為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為奸肆而為

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
 惟也被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
 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播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
 肯閉口捋腹坐以待死乎今 朝廷亦嘗有寬恤
 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
 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
 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
 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鬻肉以啖口口未飽
 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
 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
 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
 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
 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剗其
 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
 信之矣夫戶部以 國計為官漕運以轉輸為任
 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
 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 皇上
 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

固慮禍變之可憂乞 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
 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
 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備復生理
 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
 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
 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
 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
 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
 計征歛以足 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
 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 陛下速將
 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保寬免稅
 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計處地方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
 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
 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
 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
 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

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撫別事抄收有中之家者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已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 詔書曰宸濠天性克惡自作不靖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 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 陛下仁以憫下盡款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許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款了事依契潤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 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歸况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

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無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 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為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于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舖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踈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

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將前項抄

沒過宣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

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

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

照 詔書內事理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

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碍田地山塘房

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價銀入官先儘撥

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

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

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

恩致招物議九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

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

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

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

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

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曰財惟

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請 旨

水災自劾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為

之牧者求牧與蕩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

繆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

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

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

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

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

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濱城决隄千里

為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

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備省踏勘具

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

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

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

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

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

稷契為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病廢昏劣
如臣之尤者而畀之俸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

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相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止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 朝廷之政令因而開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 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 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

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疴羸衰耗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為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為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重上江西捷音疏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遵奉 大將軍鈞帖

照得先因宸濠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間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鈞帖欽奉制勅內開一遇有警務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設伏勦捕務俾地方寧靖軍民按堵蒙此臣看得宸濠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軍器戰船 奏留回任

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痊可編脩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先任湖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致仕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閑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七月初二日宸濠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丈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日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嚴督知府等官伍文定等各領兵於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伍文定等攻廣閩等七門是日得報宸濠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遣知縣劉守緒等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宸濠之惡約諸將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我兵四面驟集遂破江西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宸濠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

定居民散釋脅從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布政使胡濂叅政劉斐叅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宸濠向往相機擒剿二十二日臣等駐兵省城督同知府伍文定等各領兵分道並進擊其不意都指揮余恩領兵往來湖上誘致賊兵知府等官陳槐等各領兵四面設伏二十三日復得謀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二十四日早賊兵鼓噪乘風而前逼黃家渡臣督各兵四面擊賊遂大潰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萬數二十五日又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二十六日臣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敗宸濠與其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

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贖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鏗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落水死者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十餘里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戰樵舍等處又復擒斬千餘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知府陳槐等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除將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偽授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俱聽以軍

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咨為飛報賊情事該本部題稱合無本部通行申明今後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叅究决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蒙 欽差總督軍門發遣太監張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邊伯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各領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勦續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統率六師奉天征討及統提督等官司禮監太監魏彬平虜伯朱彬等并督理糧餉兵部左侍郎等官王憲等亦各繼至南京臣續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竊照宸濠恣淫姦暴

腥穢彰聞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而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 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畧之所致也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瑛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羨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通判楊助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必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共收全功其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山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難得伏望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四乞省葬疏

十五年閏八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巡撫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為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危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拭家一哭畧為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 恩死且圖報捨擻哀控不知

所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成筭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齋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 明旨臣且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

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為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 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為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奔走赴 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 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額之至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偁齋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 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為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蓆思臣一見晝夜涕淚每得家書號慟顛殞孺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逝

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為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宣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為重今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老病篤若此尚爾貪總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為子乎不可以為子者尚可以為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職而不顧今復候命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圖銜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跪控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

問醫待罪候命外緣係乞天恩歸省父疾回籍待罪事理為此具本奏聞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照得先因寧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官軍兵快人等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為處置軍餉事開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為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為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為地方事臣又看得各處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有明文一至隨即啓行去後續照前項首惡弁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就經備行江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掣兵日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行未報查催間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為緊急軍情事開稱先准江

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該蒙戶部員外郎黃著奏驗內開蒙本部題奉 欽依差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省城又聞 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劄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糧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幹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到司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濠等在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康二府庫藏俱被盜賊搶劫空虛無從措置誠恐臨期失誤就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發候解京贖銀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委官汪憲等各領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派銀接濟緣由會呈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官眷等項及補還原借解京贖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呈議行各該府縣

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共計用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存銀兩俱係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自臣起兵以來費用過錢糧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來官軍并犒賑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餘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方求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賊贖官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劫官庫積蓄刻剝小民脂膏相應存留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匱委果已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 內帑或借別省錢糧接濟邇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 內帑勢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萬隨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曾取用伏望 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

以水災為患流離益甚乞 勅該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取用費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通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仍仰備造文冊繳部查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叅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 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為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克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 欽差戶部負

外郎龍誥案驗為饋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兌准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開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割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為地方極疲速賜 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 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負外郎龍誥案牌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叅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叅政邢昫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饋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割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

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負更代不常况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即時移文遠近宣布 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為奏請雖 明旨未下皆謂 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 奏已畧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

者竄而為寇弱者匿而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為魚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 奏免租稅為言百姓賄賄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為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為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

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逾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為詐妄群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為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繇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歆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剗剗而取之忍心者高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

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洵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 國事身膏草野以貽 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怒之言身營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 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為借貸或教之典拆忍心於捶骨剥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為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叅奏且

將不免於罪臣竊寃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為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為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為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款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為哉顧款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青災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

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耻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綠係徵收秋糧稽遲待罪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巡撫地方疏

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臣案驗照得本院前任巡撫衙門近遭兵火廢毀兼以地址僻隘低窪每遇淋雨潢潦浸灌見今本院在於都司貢院諸處衙門寄駐遷徙不常居無定止人無定向妨政失體添為未便合行議取為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都按二司官從長議查省城官民沒官房屋及革毀一應衙門可以拆脩改造者會議停當呈來定奪毋得違錯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王繼善按察使伍文定議得前項衙門先年建於永和門內僻在一隅地勢低窪切近東湖一遇淫雨輒遭浸漫近因大軍駐劄人馬作踐俱各倒塌及查巡按衙門亦皆年久朽爛偏側俱難居住欲擇地蓋造緣今地方兵荒之後取之於官則官庫空竭歛之於民則民窮財盡反覆思惟無從措置查得承奉

再行議處

勦平安義叛黨疏

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司并織造機房各一所係是沒官之數俱各空閒地勢頗高規模頗廣合無呈請將呈奉司暫改為都察院衙門機房改為巡按衙門委官相度趁時脩理如此則工費不繁民力少節實為兩便緣由呈詳到臣查得先為計處地方事該臣會同巡按御史唐龍議奏乞將抄沒寧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令布按二司掌印及守巡并府縣官員從實覆查委係占奪百姓遵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舖衙門餘外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允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餘羨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緣由會本具題去後未奉 明旨今呈前來為照各項衙門果已廢毀當茲兵火之餘民窮財盡改創實難今該司議將前項沒官房屋暫改不費於官不勞於民工省事易誠亦兩便似應准議除行該司一面委官趁時脩改暫且移駐以便聽理候民困既蘇財用充給之日力可改創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關稱奉臣批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价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勦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弁於楊子橋巢內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千戶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錄賊犯鞫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 勅諭事理就行斬首示衆有功負後分別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各犯罪惡貫盈致勦提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

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荒郡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劫囚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寬等克承方畧首事緝捕雖有小舛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衝終能有備多所擒獲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中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史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泯棄合無呈乞鈞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通判林寬知縣熊价典史徐誠俱優加犒獎林寬熊价仍旌其除暴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千戶馬喜新建縣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錠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縣領哨義官楊震七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典史陳恒昭把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事理分別等第一一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七等俱各優恤其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者錄而人知所

勸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憾夫仍行該府縣將逆賊楊正賢等妻男財產估變價銀備築縣城尤為便益緣由同查過功次文冊開繳到司備由轉呈到臣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按察司副使陳視開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家屬財產通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拏獲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并伊同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開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鎗刀衝縣當同巡捕主簿崔錠督領機兵防禦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劫去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別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燬總甲張惟勝房屋劫掠鋪戶傳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長陳魁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判林寬呈稱首惡楊子榮楊華二等照舊立寨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呈稱依

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據法即當督兵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榮等作急投首庶幾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榮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即將稔惡賊黨指實申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勦叛賊之後即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若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焚方爾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即遵照 詔書黃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放回家諭令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因解京逆黨劉吉陳賢等供攀不已 朝廷之意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於下將遂置而不問則一般從逆之人乃至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畧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信獨行拘子橋以明罰其遷徙抄沒亦止及於子

橋一身 朝廷之處可謂仁至義盡矣為之親族黨與者正宜感激 朝廷浩蕩再生之恩皆宜爭出到官輸誠効款自相分別洗滌其既往之愆而顯明其維新之善却乃畧不改創輒敢抗逆官府衝縣劫囚自求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念中間良善尚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之徒繆以危言激誘族黨扇惑鼓動以至於此恐亦非其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訪畧同唯依所議姑且未即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別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屯住其被脅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准免罪有能并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內投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即將各犯背叛情由備細呈來以憑發兵勦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近官司整集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仍備出告示曉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寬呈稱遵照明文密喚楊姓良善戶丁楊庸楊邦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犒賞着令分別良善止捕

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庸等誘擒逆賊九名到縣
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
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績又擒獲賊犯四名
後聞官司要搗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
徒擄船奔入鄱陽湖欲即率兵追勦緣該縣空虛
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除差人飛報
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面牒府督率星子建昌都
昌兵沿湖巡捕外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巡
按御史等官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四面
合兵追勦除行南昌守巡兵備點選兵快就行都
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躡賊踪設法勦捕就經
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巡官及沿湖各該
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
竄貽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
劫另行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間
道星夜前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
牌仰各官於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
沿湖諸處起集習水壯健慣戰之人各官身自督

領密取知因鄉導四路爪探或躡賊踪或截要路
或歸防縣治張疑設伏聲東擊西一應事機俱聽
從宜施行合用糧賞就於司府庫內原貯軍餉銀
內支給及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
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退縮逗遛侵擾
良善者遵照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俱
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以靖地方若畏
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存決難輕貸
完日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
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奉勅
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隨宜
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項有功官員支兵人等及
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
支刺軍餉銀兩除已犒獎給賞優恤外其未經獎
犒給賞優恤者批仰該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
屬男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備築該縣城垣支用
擒獲賊犯鞫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賊
級行令造冊繳報并行巡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

照叛黨楊正賢等肆其兇獲之習恃其族類之繁
 稔惡一方流劫遠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與兵助逆
 脫漏誅珍畧無悔創乃敢攻縣劫獄聚衆稱亂惡
 貫滿盈天怒人怨遂爾一旦掃滅在 朝廷固猶
 疥癬之搔爬在江西實亦疽癰之潰決巡按御史
 唐龍朱節運謀監督而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
 策等相與協議贊畫都指揮馮勳及通判林寬知
 縣熊价等又各趨事効命并力于下論各勞績皆
 宜旌錄臣守仁卧病待罪之餘僅存喘息幸賴諸
 臣苟免咎愆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乞便道歸省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欽奉 勅旨以爾
 昔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
 召用 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欽此欽遵
 已於本月二十日馳驛起程外竊念臣自兩年以
 來四上歸省之 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
 視實皆出於人子迫切之至情而其時復以權姦

當事說嫉交與非獨臣之愚悃無由自明且慮變
 起不測身罹曖昧之禍冀得因事退歸父子苟全
 首領於牖下故其時雖以暫歸為請而實有終身
 丘壑之念矣既而 宗社有靈天啓 神聖入承
 大統華故鼎新親賢任舊向之為說嫉者皆已誅
 斥畧盡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固已欣然改
 易其退遁之心矣當明良之會 聖人作而萬物
 睹天下之士孰不顯然有觀光之願而况臣之方
 在憂危驟獲申雪者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其為
 喜幸感激何啻百倍豈不歆朝發夕至以一快其
 拜舞踴躍之私歸戴向往之誠乎願臣父既老且
 病頃遭讒搆之厄危疑震恐洵洵朝夕常有父子
 不及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
 情固思一見顏面以叙其悲慘離隔之懷以盡菽
 水權欣之樂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
 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天性之
 愛重以連年苦切之思乎故臣之此行其冒罪歸
 省亦情理之所必不容已者然不以之明請於

朝而私竊行之是欺 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 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世固未有不孝於父而能忠於其 君者也故臣敢冒罪以請伏望 皇上以孝為治範圍曲成特寬稽命之誅使臣得以少伸烏鳥之私臣死且圖啣結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 奏為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

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

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

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承襲照舊恭贊機務欽

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

恭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

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 命驚惶莫

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荐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孽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掎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 神聖 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惻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况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為 陛下陳其實矣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

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熾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羨李楫及楊材王冕顧必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

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為臣勸說寧濠反為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讎抱冤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重爵是

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

亦臣子之分所當為况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

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為功乎臣世受 國

恩葬身粉骨亦無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之戎行

苟免鯁曠况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

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

於世無之親族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

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耻矣其

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

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

耻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

也避禍焉爾已伏願 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

收還 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

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教以明賞罰之典

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

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 恩感激懇切願

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理

謹具本題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

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

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

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恭養

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翔運推誠宣力

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

書照舊恭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

體追封欽此臣聞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

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

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

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

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

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

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鞫然瘠疲僅未殞絕聞

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

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

耻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 聖旨殷優獨

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羨而獨承之是臣擁關 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為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款人速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為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逸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 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

土地為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為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歟歟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逭於衆口之誹也夫

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糜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邪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若君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耻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

敵而已而暇逸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况矢石之下劔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

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允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為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為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為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為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群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為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主止明言其利害率使誰當復言之者率以實對夫

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執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欲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為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為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偽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

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 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四

別錄

奏疏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洶洶不保朝夕幸遇 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 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 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 勅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 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卧喘息奄奄苟避形迹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尚未能一覩 天顏稽首 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邇者曾蒙謝 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顧廼病卧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鏐等勘處者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 君命之召當不

侯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又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絕久始漸甦乃者謝恩之行輕舟安卧尚未敢強又况兵甲驅勞宣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債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鎮平日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陛下將為國家弘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鎮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鎮且近年以來又多病况茲用兵舉事鎮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鎮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柙當聽其所為臣以為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降其委任重

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勛者往代其任夫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踈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閑散之地使自得效其消埃則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國事不勝感 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且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籍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

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裹贖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齏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早溼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為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徭獠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驚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

倦况於此輩夷獠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始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

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徃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嘗十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悻心惟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徃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為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為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遶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通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授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蓋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

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日志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為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覲覲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為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撮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徃征三旬苗民逆命

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為之君帥以征一
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
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
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
以匪才繆膺 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
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
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
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
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
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
者之利非 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悉也臣
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
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
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
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
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
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
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

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
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
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
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
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為之
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
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為既設流
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
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 朝
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
不忠也苟利於 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
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
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
山絕谷皆叢種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項仍存土
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
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
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
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

見不敢不先為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
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徃復查議失誤事機
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
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七年正月
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
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
馮勅與他欽此欽遵外臣聞 命之餘愈增惶懼
竊念臣以迂踈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
命既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
所以仰副 朝廷之重委者而尚未知所措今又
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况兩廣地方比於
他處尤繁且難蠻夷徭獍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
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之以師旅因
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
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
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蓋非重其
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

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
之計而不為日後父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
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
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
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
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
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
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閑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
以為巡撫其於經畧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
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
鍤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
皆足以堪斯任乞 勅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
使之臣之駑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
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
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謀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二月
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
蘇陸豹黃笋胡喜邢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戴慶

等連名具狀為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
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
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
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
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歸順州界蘇等俱各
長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縣
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自民人等俱不敢抵
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避當被擒斬其餘韋好
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薦於當年九月
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
道士錢一真功吹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
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楨
柳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
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
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
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
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
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

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岳內急病身死屍骨被
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
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
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
切見四方軍馬克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虫附
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
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
幸 朝廷寬赦 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
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
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
乞憫念生靈革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
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
差實為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黃
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覃鑑潘成等
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
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柰緣小人冥頑不諳
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
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惟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

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避山林
蕪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為生乘機假受姓名每
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
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蕪開陰使盧蘇圖殺王
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
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
朝廷寬 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
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
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草命更望
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
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
七日為地方事節奉 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
逆賊岑猛為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鏞
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
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勅獎勵論功行賞
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
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為死
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

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鏞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
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
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
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
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
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
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鏞
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
已露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
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
流官何者經义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
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
具奏定奪朕以爾勲蹟又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
爾務以體國為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
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
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為廣人久遠之休
毋得循例辭避以孤眾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內
節該兵部咨為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紆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裹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即啟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內續准兵部咨為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潤朱麟與姚鎮事同一體姚鎮已着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鎮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叅政汪必東鄒

輒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濬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叅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閑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 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隳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

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手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獍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徃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

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壘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獍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蠱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

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
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
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猥獞之
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
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
之田以資猥獞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
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
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夫制馭變亂隨生反
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
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
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
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
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
虞百姓無推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
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
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
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
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

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
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
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
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
所憚而不敢肆城廓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
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
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
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
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
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遺
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
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猥獞外
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
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
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
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 德威軍被其善十
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
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徃徃利於進兵者其間又

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目前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揚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戚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為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物廬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 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

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付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廬蘇王受等大憲以為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克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為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勒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爾更生之路非

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
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
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刃決當宥爾之死全爾
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
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
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
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
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
城下分屯為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
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
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
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畧相
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
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為 朝廷既已赦
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
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
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
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

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
是下廬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扣
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
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
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
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未告乞憐憫峇猛原無
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頌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
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
民莫不以為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
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
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為治夷之
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 恩本內已經畧具奏
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 勅諭便宜事
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
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
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
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

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論以 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罪責快觀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冠帶會人王洪觀齋謹具題 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縉歸降該臣遵照 勅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葺屋葺丈之廬亦遭翻窆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凄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必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

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解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為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徻獍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况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廓解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

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因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叅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猖賊乘間出掠叅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托為照叅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衷情土俗備能請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叅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眾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開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

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

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叅將似亦可以

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制土官

則城廓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之後

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打

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

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

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

政林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閩任總兵張祐才識

通敏計慮周悉將畧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

長今又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

乞 勅兵部俯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

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

互往來於思田之間省諭安撫諸夷其合用廩給

夫馬之類悉照議處林富事例於南寧府衙取辦

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盡復府治城廓廨宇悉已

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

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註柳慶地方守備准

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 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

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蓋亦

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

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

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

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膠膺重命勘處

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

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

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

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义利便是 陛下之心

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

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

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

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

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
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
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
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
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
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
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
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
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
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周身之慮
而不為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固平乎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
為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
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
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
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
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
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

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群麋鹿於堂室之
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
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
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
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
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積牙
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
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積牙童梏之道也然
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
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墻墉禁其群觸終
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
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愈
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
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
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輕理其城堡因而以其
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
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
耻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

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至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 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

四三〇
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寬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叅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為善良之歸蓋倉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畧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為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贖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内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

給凡流官之所湏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為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湏仰給於南寧府庫速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為經久之計又必上同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又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蠶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為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

之則皆自以為嬰臼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不直官府之為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為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驕縱罪雖可戾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 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贖本赴 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眾遠避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湏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為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

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
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
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
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
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
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 朝廷於
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
下民之望者無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
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 朝
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
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
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
其上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宜頑而曲加
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士官莫不
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
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
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
存者二人其長者為岑邦佐其幼者為岑邦相

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為知州前者徒以誅猛
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
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嘗
徭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
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熾熾州民無王之故徃
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為知州以保障地方臣
等方欲為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
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
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
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為兩得其宜至於
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
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
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
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
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
土目既屬於上官而操其生殺子奪之權則彼
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

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為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上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為衆所信服者為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龔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為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為亂此今日巡檢之

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為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均乞 聖明裁處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有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為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

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器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 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勅旨以重其權吏部素有 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即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來叅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 勅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為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 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為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懲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

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備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為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為不倦為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為振厲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畧施控制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肇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備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手實詳審不為浮飭似於思恩之人為

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鑿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 勅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為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為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為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為凌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畧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為砦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

為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萬洞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祝並畔甲共二甲擬立為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為思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慶甲篤忻下甲共三甲擬立為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為怕何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王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為武龍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箏管之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為拱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為床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為婪鳳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下隆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為縣甲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為篆甲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王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

為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

半擬立為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為侯周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為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

故授地比眾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為白

山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為定羅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為安定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

為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畢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為那馬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為下旺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為都陽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

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

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

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

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
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
貴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即與之
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
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以盧蘇王
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為不然方
其率衆為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
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况二府
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
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
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為定亂息爭之
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為衆目之首庶
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
解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
應給還領養均乞 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
之餘尚無受屋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

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為徒勞然風化之原
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宮之
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
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
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
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
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為之兆俟休養生
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奏集民居已覺既
庶財力漸有可為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
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
然後為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為有漸而民不
知擾似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
乞 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
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
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
臣撫理臣等已經具 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
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

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 賜以便宜 勅

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

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

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

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

無曠墮而功可責成矣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五

別錄七 奏疏

奏疏七

征剿稔惡獍賊疏 七年四月十五日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
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
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
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但惟八寨獍賊積年
千百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殺害良民虜掠子女生
口財物歲無虛月月無虛旬民遭荼毒冤苦屢經
奏告乞要分兵剿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為因地
方多事若要進兵未免重為民困是以官府隱忍
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克橫
出劫益頻蓋緣此賊有眾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
阻南通交趾等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
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獍
賊回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標
北突近因思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

近相煽幾為地方大變仰賴 朝廷威令傳播苟
幸未動緣此猥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猥賊不
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速加征
剿庶不貽患地方緣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
行間隨擬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叅議汪必東
僉事吳天挺叅將張經等會呈為請兵征剿積年
窮兇極惡猥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牛腸六
寺磨刀等處猥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
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劫郡
縣鄉村殺人放火虜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
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
內皆已變為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
誅剿為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
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
寨及白竹古陶羅鳳等賊乘勢朋比連結殺虜搶
劫月無虛旬扇惑搖動將成大變仰賴 神武傳
播幸未舉發近幸思田之諸夷感慕 聖化悉已
自縛歸降遠近向服各山猥獍亦皆出來投撫請

給告示願求自新從此不敢為惡雖其誠偽未可
逆料然皆尚有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逆賊自
知罪在不赦恃險如故截路劫村畧無忌憚若不
乘此軍威進兵剿滅將來禍患焉有紀極緣由會
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 命前來
駐軍南寧府地方與八寨猥賊相去六日之程
朝廷德威宣布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懾向慕輸情
納款而此猥賊獨敢擁衆千四百出劫掠武緣等
處鄉村殺人放火畧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即此熖
熾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
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
弘治正德以來至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
平等縣被害人戶李子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剿除
民害不下數十餘次皆有部咨行令勘議計剿若
不及今討伐其為地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各
官所呈者况臣駐劄南寧小民紛然訴告請兵急
救荼毒皆為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貫滿
神怒人怨難復逋誅即歎會案奏請俟 命下之

日行事切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衆以一二年為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遇賊寇生發即便相機可撫則撫可捕則捕欽此欽遵為照思田變亂之時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鏐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前來南寧等處聽用近幸地方悉已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各賊巢穴相去不遠况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蘓王受等感激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效俱各遵奉 勅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江道守巡叅將等官監統永保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剿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并行留撫思田布政及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剿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解紀功御史紀驗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密切公同行事并密行鎮巡等官知會外緣保征剿積年稔惡搖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舉能撫治疏

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案照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川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著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隨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蘓王受等各率眾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 勅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東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為照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庶悉已燒毀破蕩雖葺屋率犬之廬亦遭翻窆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凄感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

派官府治以制御土官脩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為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嘗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該臣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陞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已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勞煩之擾已經具本於本年二月十五日差舍人湯祥賡奏請旨續為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節該臣看得思恩田州二府地方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服人心憂惶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及存留舊任副總兵張

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 勅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隳惰而功可責成又經條陳具本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差承差楊宗賚奏請 旨俱未奉明示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官已蒙 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湖廣鄖陽等處地方去訖所有思田二府撫循緝理官員尚未奉有 成命如蒙皇上軫念邊方俯從臣等所請乞於兩廣及鄰省附近地方各官內選用庶可令其作速到任不致久曠職業臣本昧於知人不敢泛然僭舉切照廣東右布政使王大用湖廣按察使周期雍皆才識過人可以任重致遠臣往年巡撫南贛二臣皆在屬司為兵備僉事與之周旋兵革之間知其皆肯實心幹事江西未叛一年之前臣嘗與周期雍密論宸濠之惡不可不為之備期雍歸去汀漳即為

養兵蓄銳以待及臣遇變豐城傳檄各省獨期雍
 與布政席書聞變即發當是時四方授兵皆莫敢
 動迄宸濠就擒竟無一人至者獨席書行至中途
 復受臣檄歸調海滄打手又行至中途聞事平而
 止其先後引領至江西省城者惟周期雍王大有
 兩人而已當時以捷奏既上隨復說言朋興各臣
 之忠勤遂不及一白臣為之每懷歉然即是而觀
 其能竭忠赴義不肯上負 國家亦可知矣乞
 勅吏部酌臣所議於二臣之內選用其一非惟地
 方付託得人永有所賴而臣等亦可以免於身後
 之戮地方幸甚

逸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 初六日

邇者思思田州之變諸夷感慕 聖化悔罪求生
 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
 但凋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况兩府設立流
 官衙門及脩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
 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
 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

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
 俱未奉 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 覲各該掌
 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
 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叅
 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
 叅政龍誥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
 出境往復之間即須半年叅議鄒觀僉事申惠皆
 賫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任官員皆未到
 任止存左右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
 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
 田等處與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
 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
 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為循良
 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耐
 崎嶇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為民
 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為而又能不避
 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
 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閑住副使楊必進疏

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
施儒舊為兵備於朝惠揚必進舊為兵備於府江
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
人之中選用其一其餘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
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尚未到任該臣看得化
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
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
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卧病呻吟床席軀
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
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為而又熟知
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
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
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
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
教職無異者乞 勅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俯採
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
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
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

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
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
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
易以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
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
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即如
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為吏部私
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
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
用之才今乃皆為特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
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
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選謫而至者三四人其
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
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携而去矣不得已就
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
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
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
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

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為者乃為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為不平公論弭彰者孰得而終掩之 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為特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

特例者固 朝廷為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 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為 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 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 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揀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七年十月初十日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濂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下瑒張縉千戶劉宗本

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勇彭宗舜保靖統兵宣
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都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
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
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叅將張經
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勇彭宗舜
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
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
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
布官勇彭蓋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
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阜領土兵六百
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瑀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
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
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
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黨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
進剿牛腸保靖進剿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
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
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綠二等各率徒黨圍
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札南寧寂無征剿消息又

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畧無
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
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
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
率目兵奮不顧身衝突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
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
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
多餘賊退敗後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
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
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顆初五
日復攻破油磗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
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隻器械
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
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
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
十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
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
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巢彙收兵回至潯州府住

劉間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剿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夤夜仍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內方畧求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剿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埭登岸進剿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威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簣合勢出拒官兵驟進兪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克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徒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左山恃險結寨富家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徒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遊擊秦將沈希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

七撫程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蘓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單錕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擔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畧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蘓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韋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剿八寨稔惡狂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畧乘夜御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為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賊聚聚二千餘徒各執長標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奮賊不能支

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勒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滾木多為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叅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松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

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整監督恩土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蘓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千費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綠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顆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窺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眾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迫登岸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

入山搜勦各賊蹤跡無踪跡又復深入見崖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賫有禾米大雨之中飢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畧已蕩盡雖有脫網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已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猖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剿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叅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

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徃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為事不以求獲首級為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叅議汪必東僉事汪濂吳天挺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筭分佈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準叅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

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避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悞事彼中事勢叅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畧依期進勦獲功解報間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密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匪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為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

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畧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為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叅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賚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劇進剿斷藤峽谷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剿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

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百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叅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稔惡派劫郡縣鄉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狼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為兇悍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年間

上官岑瑛素能懾服諸徭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究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畧審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為數十年來未見其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効命但僅遵奉方畧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崖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目

盧蘓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仲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仲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為盧蘓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為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為地方除患噴噴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再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來大征合圍守困坐待成功其為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兇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觀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

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昭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欽奉勅諭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抵此而不丟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及皆是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

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為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為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為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為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蓋臣者亦遺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畧無悔怠即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効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

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濬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汪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指揮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下瑀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鏜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聰主簿季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立誠舒栢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

之義士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待三
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
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
之望矣臣以懦劣迂踈繆蒙不世之 知遇授以
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 溫旨
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
以報 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
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
具本告回養病乞 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
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奉 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 皇
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
安居化為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
患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
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
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 勅諭事理乘
機舉兵征勦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剪滅蕩平一

方倒懸之苦畧已為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
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
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
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則數
年之間賊以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
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
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 陛
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 勅諭便宜事
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
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
實為榔慶諸賊之根抵蓋其東連柳州隴蛤三
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
東歐莫徕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
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
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
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

入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扼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為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為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為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為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

至賓州遂為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為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所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徭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為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共為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為重不可根極近

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 勅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為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脉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且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机上之肉下筋無弗得者此真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而服化矣伏乞 聖明裁允

一 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

原在寨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喬利就巖險壘石為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礮礮之上芒利礮研之石衝射牴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為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况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即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敷為平原環抱涵畜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為之景定方

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歡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鑿督令各役擇日

興工蓋思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湏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反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踈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湏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己之事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風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廨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

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脉起頓昂伏分為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上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為城門水從此出是為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為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為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為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為築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後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

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途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為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為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為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

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為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為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安地方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

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為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煙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為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茹馬坳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

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况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為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畧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閼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賈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為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仍 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看得各職既成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為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

諸徃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為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為之選立酋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勦各巢者為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為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即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為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遺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畧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脇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夫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也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十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

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徃賊最為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徃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

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墻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

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徃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畧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叅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灾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為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亮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

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為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查明岑邦相疏

七年七月十九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節奉 欽依岑邦佐仍武靖知州岑邦相着王守仁再查明白具奏欽此欽遵照得先該臣等具題前事內一件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久結於人心岑猛雖沒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於開設流官知府之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左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動勞則授以為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動勞則授以為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動勞則授以為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當時臣等通拘該

府大小土目及鄉老人等審問岑猛之子應該承
立者何人乃衆口一詞以為岑猛四子長子岑邦
佐係正妻張氏所出次子岑邦彥係庶妻林氏所
出三子岑邦輔係外婢所生四子岑邦相係次妻
韋氏所出猛孽溺林氏而張氏失愛故邦佐自幼
出繼武靖而以邦彥承襲官職今邦彥既死應該
承立者莫宜於邦佐臣等當看得武靖地方正當
獍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該州之民信服歸戴
已久況其才力足能制禦各獍近日該州土目人
等又相繼懇懇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今欲改立一
人亦未有可以代邦佐者臣恐一失武靖各目之
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
一以禦地方之患一以順各夷之情至於田州新
立不過為以無絕岑氏之祀此其才否優劣固有
不必深論者因諭以邦佐出繼武靖既久 朝廷
事體已定不可復還宜立其次者岑邦輔則可於
是各目人等又衆口一詞以為邦輔名雖岑猛外
婢所生其實來歷不明闔府之民皆不欲立惟邦

相則次妾所生實係岑猛的親骨肉况其質貌厚
重謹實衆心歸服立繼岑氏庶不絕岑氏之後以順
臣等議得仍立土官者專為不絕岑氏之後以順
諸夷之情也今衆心若此亦合俯順故當時直斷
邦輔謂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二人
亦所以正名慎始杜日後之紛爭也但具奏之時
因本內事體多端文以繁瑣若再加詳說誠恐有
瀆 聖聽故遂簡畧其詞今蒙 朝廷明見萬里
洞徹細微復 命臣等查奏聞 命惶懼無所措
躬因思岑邦輔尚存當時奏內不曾詳開所以不
立邦輔之故而直言岑猛之子存者二人果係情
節脫落事體欠明臣等踈漏之罪萬死有不容赦
者矣臣等近復通拘該府土目鄉老人等再加審
問而衆口一詞執說如前陳請益篤臣等反覆思
惟其事誠亦必須如此而後穩帖無弊故仍照原
議上請蓋此等關係地方之事臣等言雖或有所
不敢盡而心已無所不用其極必求事出萬全永
久無患然後乃敢具奏伏乞 聖明宥其踈漏萬

死之誅仍 勅該部俯從原議立岑邦相於田州以曲順各夷之情其岑邦輔者聽其以官族名目隨住如此則名正事成而人心允服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獎勵賞賚謝

恩疏

七年九月二十日

唯兵部咨為奏報平復地方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布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眾歸降罷兵息民其功可嘉篤勅差行人賚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欽此隨於本年九月初八日該行人馮恩賚捧勅書并前項綵幣銀兩等項到於廣州府地方奉迎入城當除望 闕謝恩欽遵收領外臣時卧病床褥已餘一月扶疾興伏感激惶懼顛頓昏眩莫知攸措已而漸復甦息伏自念思恩田州數萬赤子皆畏死逃生本無可誅之罪而前此當事者議欲勦滅故皆洵思亂既已陷之必死之地而無復生全之心矣仰賴 皇上好生之仁軫念遠夷

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特遣臣來勸處臣亦何能少効一籌不過宣揚 深仁敷昭神武而旬月之間遂皆回心向化舍死投生面縛來歸是皆 皇上聖德格天至誠所感不疾而速是以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豈臣等知謀才力能致毫髮於其間哉今乃誤蒙 洪恩重頒大賞且又特遣行人賚 勅遠臨事尤出於常格之外臣亦何功而敢當此臣亦何人而敢望此祇受之餘戰慄惶惑徒有感泣惟誓此生鞠躬盡瘁竭犬馬之勞以圖報稱而已臣病日亟自度此生恐不復能奔走 闕廷一覲 天顏以少罄其螻蟻葵藿之誠臣不勝刻心鏤骨感激戀慕之至

乞 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七年十月初十日

臣以憂病踰伏田野六年有餘蒙 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 闕廷一覲天顏以申其螻蟻感激之誠遂其葵藿傾戴之願既困疾病復畏譏諤六年之間瞻望太息竟未敢一出門庭夫蒙人一顧之恩尚必思其所以為酬

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為報何況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上之所以施於其下者如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之所以承乎其下者如乃如頑石朽株畧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涕下徒日夜痛心惕骨行吁坐嘆而已邇者繆蒙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輒乃觸冒上陳辭謝又蒙溫旨眷履慰諭有加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即日矢死就道既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其所以經理幹旋之計乃甚有牴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既已顛覆破漏如將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所措其惟恐付託不効以孤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頑民帖然來服千里之內去荆棘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強大賊巢素為廣西眾賊之淵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

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其報効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而遠近畧已寧靖是皆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祐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為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為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戮不為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事名浮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灾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就清涼親近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大作去歲奉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復辭疾歸去是後既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喘嗽晝夜不息心惡飲食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當思田州之役其時既已力疾從

事近者八寨既平議於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暑輿疾上下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與至南寧移卧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 命於韶雄之間新任太監總兵亦皆相繼蒞任各能守法奉公無地方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劇滌往時煩苛搜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之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矣臣雖病發而歸亦可以無去後之憂者夫竭忠以報 國臣之素志也受 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蓋骨以自效又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口就危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為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惟 陛下鑒臣一念報 主之誠固非苟為避難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得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鞠躬盡瘁以報陛下尚有日也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